

重刊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太上者道門至尊之稱也由此動彼謂之感由彼答此謂之應言善惡感動天地必有報應也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此二句合下二句為一節乃一篇之綱領也蓋言天地無私因物付

物是以禍之福之常因人之善惡本無一定之門今人求福則萌僥倖之念而不知福緣善生遇禍則起怨尤之私而不知禍因惡致善惡實由人自作則禍福豈不由人自召乎太上恐人不肯改求諸己故首揭自召二字以示人也夫抵一念起處即分善惡善惡既分禍福即殊昔衛仲達初為館職被攝至冥冥官命吏呈善惡二錄惡錄盈庭善錄纔如筋小索釋稱之小軸乃能壓惡錄官曰君可出矣衛曰某年未四十過惡何得如是之多乎官曰一念不正此即書之不待犯也衛曰軸中所書何事官曰朝廷嘗興大工修三山石橋君上疏止之此疏稿也衛曰某雖言朝廷未從何益官曰君此念已在萬民向使聽從則善力更大矣奈惡念太多力已減半不可復望大拜後果止吏部尚書噫仲達止是空念尚損合作宰相之福况本自福薄又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三

尾集四

多實犯者乎李昌齡曰禍福由自召亦由自轉轉念得則宿業可破善根可培矣是在人之反求也善惡之報如

影隨形有善惡感也禍福應也此感彼應毫髮不爽如人有形則

生受二生報今身造業後身受三後報今身造業更一生受此

通三世論也儒家亦言之曰子孫保之曰苟為善後世子孫必

有王者亦通三世論也今但據目前某人善而得禍某人惡而

得福豈通論乎曰然則形影之喻其說何也曰此言其必然也

非定言其速也即影之肖形亦有遠近影遠則大影近則小報

之遠近甯獨不然速則報輕遲則報重或惡業多則先受惡報

或善業多則先受善報或善心退轉則又因福而得禍或惡念

改悔則又因禍而得福雖是種種不一總之一定不移故曰如

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自此至

死為一節言人之一生日夜時刻上下四旁皆有鬼神鑒察也

蓋神居幽暗人居顯明神嘗見人而不見神譬如人居幽暗能

見顯明人居顯明則不能見幽暗也因人之不見神而遂謂之

無神可乎中誠經云皇天雖高其應在下后土雖卑其應在上

人處其中凡有言動天地皆知故天有三官五帝地有五嶽諸

司日夜巡行察人過犯其中又有舉意司專主關達人之事始

事始者人之起念處也凡此皆謂之司過之神不言司功言司過者非不記功以人之所為過多功少故止言司過也聰明正直謂之神聰明則無遺漏正直則無委曲是以輕重之間各得其當犯輕者奪算亦輕犯重者奪算亦重算謂壽數也五福以壽為先故罰過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財祿有長有消惡境有以奪算為首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安有危無非鬼神主之既已奪其算矣祿料甯得獨豐故貧耗福氣安得獨厚故憂患青帝之訓曰行善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按人皆惡之既為減算之人則必虧損二字即貧耗憂患之根也人皆惡之為人所厭惡玉樞經曰斬神除魄使之癩倒人所厭惡人所嫌害今但刑禍隨之諺云恨人之欺我豈知乃天奪吾鑑令不逢世乎刑禍隨之人非欺心不遭官刑人無隱過不遭橫禍彼罰吉慶避之惠通乃吉算之人能免此乎隨之有跟定不離之義吉慶避之積善斯慶一經減算便是有罪之人吉化惡星災之吉慶既避則必有惡為凶慶轉為禍若或避之也惡星災之吉慶既避則必有惡星因災之非星惡也世人不明此義而算盡則死自依人所犯徒仗師巫禳解順星何其不察之甚乎算盡則死輕重至此旬皆太上苦口垂誠之詞言減算不已畢竟至此真可哀也夫浮生短世人壽幾何今日以某事減算若干明日以某事減算若干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商

尾集四

干減之又減以至於無則死期至矣一死之後更有三惡險又道或為畜生或為餓鬼或墮地獄又非是一死便能了帳也又

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人紀算此一身行住

坐卧皆有鬼神鑒察也三台有六星上會司命中台司中下台司錄上帝署為天曹主人生死壽夭人有三魂上應三台北斗

乃紫極都曹精應玉清尤位之至尊者也業報因緣經有云七星之炁常結為一星在人頭上去頂三寸其人為善則光大而

明其人為惡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則光小而暗

言人罪過此一節言人之一心幾微萌動皆有鬼神鑒察也三

每於庚申日乘人寐時上至天曹言人罪過所謂心口意語鬼

聞人聲者三尸其最也庚申屬金乃天曹斷決之日故修真之

家遇此日則守夜不寐然非清心寡慾檢身克己即何能令三

尸諱之程子霄詩云不守庚申更不疑此心常與道相依帝天

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月晦之日竈神亦然此一節言人之

是非此言誠見道者矣月晦之日月盡之日也竈為司命之神司人

皆有鬼神鑒察也月晦之日月盡之日也竈為司命之神司人

之最能旋 凡人過大則奪紀 小則奪算 此一節總結上文言

轉禍福 大小之過皆不能掩而奪紀奪算確乎其不誣也十二年為一

紀百為一算經云人之受生所得之算皆紀在諸天太上勅

諸神巡行考校三日一言十日一奏百日一結若修善立功便

可延年萬一造罪立見減削唐虞師德為左驍衛郎將後遷納

言一日晨起入朝忽見星官謂曰汝曾誤殺二命罪當奪紀星

光將盡矣言訖不見是日隨即神昏不能入朝因謂侍者曰我

一生謹慎只因誤殺二命今遂早死一紀未幾卒此大過奪紀

之證也宋符仲信白手起家年三十五因病入冥遇故舊數人

呼曰恩公何為至此相與拜求一吏吏曰此人本合飢寒以好

施故能起家壽本五十九以不燒香睡起遲今將削盡數人謂

此二事皆小過史曰不燒香即是無敬奉天地心睡起遲即是

有多淫之意豈為小過數人相顧嘆曰厚德如符公尚以此奪

算况其他乎符驚寤因自述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

說以告人此小過奪算之證也 太上感應篇集註

者先須避之 此節承上文而言過大奪紀過小奪算是過無大

特指人以避之之路數百事如篇中自非義而動以至殺龜打

蛇皆其事也又因奪紀奪算之言而專及求長生者以見造命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圭 下尾集四

延年之訣莫切於此其實天下無人不在此中無人不當避過

若欲求長生者尤當修真鍊性使身心淨若明珠即纖翳微塵

亦不可有耳先須避二字又啓下文千善百善之是道則進非道

則退此一節是綱下二段是目也道猶大路也坦平正直即是道

二字所包極廣路頭畧差便是大不欺暗室暗室者人所不見
錯一朝失足遺恨千古可不慎乎
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孰謂暗室遂可欺乎
宋黃靖國爲儀州判官一夕被攝至冥冥官曰卿在儀州有一
美事曾知之乎命吏取簿示之乃醫士聶從志某年月日在華
亭楊宅行醫楊妻李氏淫奔從志從志力拒得免上帝賜聶從
志延壽一紀子孫三世登科靖國既還說與從志從志駭曰此
事妻子亦未嘗與言不意已書陰籍此不於暗室欺人色者也
蒲州楊博父爲人忠信不欺業商淮揚一日有陝客事急回家
密以千金寄公處三年不返公將金埋花盆中植時卉於上遣
人關中訪之本商已死止生一子公呼至以金與之其子疑不
敢領公曰此汝父所寄爾何必辭其子叩謝携去後生溥爲太
師孫俊民戶部尚書曾孫元祥翰林檢討此不以暗室欺人財
者也善乎王梅溪詩曰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長存不可欺莫
問天高鬼神惡要須先畏自家知人能積德累功存諸心曰德
於獨知處時時檢點又何欺之與有
由少至多曰積由卑至高曰累德不積不崇功不累不大漢先
主誠其子曰勿以善小而不爲此正積累之說也今人不肯行
善動云做好事那得錢使豈知積德累功自有不必用錢者乎
鎮江太守葛繁嘗語人曰子始日行一利人事或二或三或數
大上感應篇集註

道藏輯要

大上感應篇集註

去

下尾集四

四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問何爲利人事公指座間踏子曰且
如此物置不正則賊人足吾爲正之若人渴與之杯水皆利人
事也無論貧富皆可行惟悠久乃有益此則貧賤家所當效法
者也然有力之家亦不得以此借口宜與吳頤山無子有李生
獻種子方曰方今歲荒殆天假公以會也乃列數事一貧民錢
糧兩數以下代納二輕犯追贓贖罪者代完三各城門設粥廠
四族屬姻黨貧者不時餽遺五村落窮民親自給粟六置藥療
疫七掩骼八造橋九置義庄十助學田吳公欣然行之後連舉
三子此又富貴家所當效法者也大約力到處行好事力未到
處常行好心勿務名勿辭難勿始勤終怠則所云一千三百善
日行一事只須一年人亦何憚而不爲乎
慈心於物慈者萬善之本
不獨愛人兼當愛物第物類至殊易多忽畧故太上於此先言
之大藏經曰人不殺生得長壽報又云人家小兒頑戲凡蠅蝶
鳥雀之類切宜禁戒非惟傷生且熾其殺心長大不知仁恕又
云人於行住坐卧間見一切眾生投身死地當方便救護使得
生全又經云燈燭焰上別有微細眾生吞食其光人氣一吹隨
吹卽死故諸佛戒人勿以口氣吹滅燈燭又云水中有微細蟲
人不能見須以囊濾水方可飲諸聖於微細物命切切護念如
此况飛走之大者乎昔陶隱君已獲道要不得上昇託桓闔訪

之三曰桓君來告曰君所修本草以毒蟲水蛭為藥功雖及人而害及物命以此淹留耳隱君復以草木可代物命者另著本草三卷行世遂得仙去噫隱君以救人之故而傷害物命忠孝尚且不免有過今人害物命而恣饜口腹視此又何如耶忠孝履茲土者孰無君具此身者人皆有親無君無親是與禽獸等矣故立善多端莫先忠孝即成仙證佛亦何嘗不根基於此東鄉司命曰人雖有應仙格當登仙品然必多歷年所始得漸進惟大忠大孝今日謝世明日便補仙階釋家則曰皇王水土不敢忘也又謂人不先供養父母而有施者是名惡人孰謂二氏之學為不談忠孝者耶然所謂忠孝者惟在隨分自盡不必犯難死節然後為忠不必割股割肝然後為孝居官有居官之忠士庶亦有士庶之忠富貴有富貴之孝貧賤亦有貧賤之孝此中義類不可勝舉即古來賢詰芳規亦難槩述姑引一二以見大凡李善南陽李元家奴也元家染疫盡死止遺一孫名續未滿週歲諸奴咸欲謀殺分其財產善乃潛負續入山中親自哺養推燥居濕備嘗辛勤續雖稚奉善之不一異長君每出入間必跪告乃行至十餘歲出山告縣令鍾離意意捕諸奴悉殺之後朝廷聞之拜善及續俱為太子舍人復遷善為日南太守道經南陽至元塚一里外即脫朝服衣故衣持鋤去草拜墓哭甚哀自執爨以祀曰主君夫人善在此數日乃去以廝養之卒尚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七

下尾集四

知盡忠如此彼居官食祿儼然稱縉紳先生者又可自恕乎楊一武進圩橋人也行乞養父母所得食雖極餓不敢嘗必先以奉親有酒則跪進跳躍起舞唱山歌以悅之如是者十年鄉人感其孝與之金僱為傭不受曰吾親烏可一日離也父母相繼死乞得棺脫已衣殮之雖嚴寒赤身弗恤葬於野即露宿棺旁日夜哀號歲時拜獻未嘗缺失以乞丐之義尚知孝親如此彼舊家子弟力量少能友悌兄愛弟曰友弟敬兄曰悌兄弟之生自給者又可自恕乎人薄待兄弟便是薄待父母矣禮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真知重父母者固未有薄待兄弟者也吳興富翁莫氏老年私一婢有娠懼其嫗妬遂遣嫁一賣羹者已而生男甫十歲翁遂死里中羣小指為奇貨因語其婢曰汝子孰不知莫氏子其家產應有分胡不歸取之不聽則訟之耳因作一孝服被其子使往且戒曰至靈前拜畢亟出我輩俟汝至屋旁即告官其子如其教入其家哭且拜家內駭然嫗罵欲逐之莫長子亟前曰不可遂抱持問曰汝非賣羹子乎曰然遂引拜其母曰此汝母吾乃長兄汝當拜遍指家人曰此為汝長嫂此為次兄次嫂當拜又指云此為汝長姪此為次姪汝當受拜拜畢曰汝當在此執喪勿去即命櫛沐去故衣易新衣使與諸兄弟同寢處又呼其生母至許以月廩歲衣羣小俟久不出計遂大阻夫此子一敦友愛

內全先人之體外息羣小之禍不可爲分別異母者勸乎然世亦有同胞共乳而兄弟往往參商者揆厥所由匪止一端而爭較財物尤其最著不知財物易求兄弟難得朋友相洽尙通有無何況兄弟昔趙彥霄兄彥雲好遊生業廢半彥霄諫不聽遂求析箸五年而兄蕩費已盡除夕彥霄置酒語兄曰弟初無分與意以兄不節敬爲兄守先業之半亦足以供朝夕請歸仍主家政卽取分券焚之付以篋鑰更出所蓄償諸負者次年彥霄與長子俱鄉薦登第今人重財物輕手足其食報亦可知已法昭禪師偈曰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畱與兒孫

正己化人 表正影直已正人化不能作樣看此語最堪感悟

履斜徑至此皆屬正已自此至與人不追悔皆屬化人化人亦正已中事也陳白沙嘗舟行遇盜盡劫財物白沙居舟尾呼曰我有行李在此可取去盜問爲誰答曰我陳獻章盜訝曰小人無知驚動君子舟中之人卽公友也忍取其財乎悉還而去海陵王心齋從陽明先生講學以良知爲宗一日盜至其家公亦與之講良知羣盜譁曰如吾輩者良知安在公曰汝試去衣良知便露羣盜因去衣惟一褲相顧不去公曰此卽良知所在也汝不去此是有恥心此心本有謂之良知因爲之反覆曉喻羣盜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太上

下尾集四

盜感悟而去夫人之難化莫如盜而兩公俱能格其非心豈矜非正己人自化耶苟不知王已專務化人雖至親豈能相信矜孤恤寡地生兒寡婦世之窮而無告者我能矜之恤之是以補天官一日隨真武下降忽聞哭聲俯聽乃其妻也因懇真君求通音信允令寫書差直符送下書中示其妻以始末且囑曰撫育諸孤保守門戶噫嘻已得度世者繫念尙爾况未得度世者耶是矜孤恤寡不但植厚德於人間兼可慰幽魂於地下此處關係陰騭更

敬老 皓首獨保康強可不敬乎語云敬老得老四字實有至理昔楊億以弱冠中殿元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時二公皆老楊輕侮之翰曰君莫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握手曰莫與莫與恐後人侮之億果方壯而卒○抑聞老吾老因以及人之老垂白在堂不知尊禮而泛云敬老祇成悖德無怪乎逆子頑孫踵踵相繼也原穀有祖年老父母厭其苛察命穀作一輿送祖至別室穀泣諫不聽隨收輿歸父曰爾焉用此曰留此以待父老耳父感悟卽迎祖歸養

懷幼 幼者位卑力弱苟挾長卒成孝子此事雖奇可以爲鑒

懷幼 懷幼者位卑力弱苟挾長非又無強力較勝負可憫孰甚故吾之幼宜加意撫惜人之幼亦宜撫惜之也昔楊翥官官僚出入止乘一驢隣翁老而得子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充

下尾集四

恐家驢驚之遂賣驢徒行懷幼如楊公者尚何分人我耶由此
推廣字養之仁益無窮盡葉夢得云子在許昌歲大水流殍無
數秦發常平賑濟活十餘萬人惟遺棄小兒無法救之偶問左
右無子者何不收養曰願子者固有頗患歲豐人長而父母來
認耳因爲設法凡因災傷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子當其棄置
時恩義已絕收之爲恩更多遂作空券數千印給內外凡得兒
者自言所從來明於券畧爲籍記使以時上數收多者賞且分
常平餘粟量給貧者爲贖事定稽券凡三千八百人此亦臨民
者所當知也又云兵興以來有伏匿林莽者多因兒啼聞聲遂
得其處不免被害於是避賊者率棄嬰兒不顧有教爲綿毯置
兒口中畧使滿口而不閉氣少蓄甘草末繫時暈水漬使咀其
味兒口中自有此自不作聲綿軟又不傷口因鏤板以揭道上已
西冬賊自江西犯饒信居民空城去而嬰兒得全活者甚多此
又遇變者所當知也○遺棄嬰兒不獨災傷時有之卽太平豐
年亦然蓋貧家不能舉子多置路傍或厭兒女繁者甘心棄置
甚有私胎分娩者溺死盆中其爲慘毒更甚邇有揚州居民蔡
璉建立育嬰社募眾協舉爲利甚溥其法以四人共養一嬰每
人月出銀一錢五分遇路遺子女收至社所有貧婦領乳者月
給工食銀六錢每逢月望驗兒給銀考其肥瘠以定賞罰三年
爲滿待人哺養此法不獨恤幼又兼賑貧免一時溺嬰之慘與
四方好善之心世間功德莫此爲盛凡城邑村鎮皆可倣此行
之爲官司者循此勸導各方利濟更易宏也時陳曼仙致政家
居爲之刊定社規極精**昆蟲草木猶不可傷**前言慈心於物意
極詳名之曰育嬰編**昆蟲草木猶不可傷**已盡矣此二語啟
下文愛人之心蓋言昆蟲物之至微者也草木物之**宜憫人之**
無情者也存心愛物者猶且不忍傷之況於人乎**宜憫人之**
凶宜字直貫下十六句乃承上二語而言也凶者凶惡之凶何
既熾猶有一念之明未必不可救解但世每拒絕如仇而渠亦
趨死如驚彼固不肖我亦非賢故邵子曰聞人之惡如負芒刺
愛人猶已者自如此矣周文襄公忱閱一死獄欲活之無由反
覆不安形於愁嘆使吏抱成案讀之至數萬言背手立聽至一
處忽點首曰幸有此可生乃**樂人之善**佛護念上眞主持奈何
世人妄行嫉妬假使妬不行彼之善自若也卽使妬行而彼之
善愈高矣徒壞心術於已何利苟能樂善不獨誘掖獎勵善自
我成者爲吾善也卽彼之善已成吾能播揚之推引之使有善
者固而堅信無善者亦聞而興起此便是無量功德矣誰謂善
之在人於我無與哉昔范文正公卜居錢氏園林陰陽家謂此
地當踵生公卿公曰吾家獨貴孰若使吳中之士咸教育於此

遂奏以其地爲學宮濟人之急人之急不止一端疾病則醫藥
此真能樂人之善者濟人之急人之急不止一端疾病則醫藥
急如此之類不可悉數但當各隨其急濟之宋鄧元發知鄆州
時淮南京東大饑元發慮流殍日聚必且蒸爲疫癘先相度城
外空地召諭宦家富室使出力爲席舍一夕之內成二千五百
餘間井竈器用無一不具民至如家遇疾卽治全活五萬人後
爲龍圖閣學士年八十五無疾而終張彥明善醫貧者不受錢
或反周之富者以錢求藥不問多寡必多與藥人有請者必速
往不計遠近嘗雪夜赴人延請家人止之曰彼病人輾轉牀榻
可緩須臾乎一夕城中火起周迴燒盡其居獨存後子孫俱貴
顯濟人疾病之急者鑒此劉岑守維揚有故人子以父未葬爲
請詰以所費幾何子歷歷具陳岑曰且留柩伴密使幹吏齎金
往辦之兩月吏回使與說曰喪已舉矣子可速歸岑語人曰此
子氣太爽得錢必不以親爲重不若留此而畢其事先友之志
酬矣浮梁富崇禮常造棺襯施人享壽至八十沒後託夢與家
人曰我生平多做屋定與人濟人之急坐此積累陰功慶流子
孫可說與十四郎明年必發解自此接續登科者不絕十四郎
名謙光次年果發解自此無虛榜濟人死喪之急者鑒此范忠
宣知慶州歲大饑公請發倉賑濟郡官皆曰須奏乃可公曰人
不食七日則死奏豈能及乎諸君但勿憂有罪吾當自坐卽日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下

下尾集四

文上上

發倉賑之揚州興化韓樂吾家素貧適歲饑典質俱盡一日正
餘米二升五合有同社友絕糧欲分半以贈妻曰如明日何樂
吾曰吾等是明日死彼却是今日死救人之危元帝垂訓曰凡
遂分贈之濟人饑乏之急者鑒此救人之危元帝垂訓曰凡
之中善用一言解救上資祖考下廕兒孫又曰推人與扶人都
是一般手陷人與讚人都是一般口甯使扶人手莫開陷人口
若能依此言前程永固久又雲笈七籤曰危難中救人一命延
年一紀救是善人又當倍之衢州范元之貧士也一日盛暑浴
於江岸傍拾遺金一袋歸語其子曰世人以財爲命往往殉財
以死匿之不忍明日乃携金待於岸果見一婦悲號前來詰其
故言夫久繫獄旦夕將死昨鬻產謀出夫罪急遽亡此夫其休
矣元之驗實而還之次年父子俱登第此以還遺救人之危者
也徽商王志仁三十無子相者謂其十月必有大難王素神其
言因急往蘇州歛貲歸旅寓中晚步見一婦投水王急取二十
金呼漁舟救之問其故婦曰夫傭工度日畜一豕將抵租昨賣
之不意皆假金也夫歸篋楚且無聊生耳王倍價周之婦歸告
其夫夫不信偕婦至王寓質焉王已闔門寢婦叩門呼曰投水
婦來謝王厲聲曰汝少婦我孤客昏夜豈宜相見婦曰吾夫亦
在此王乃披衣起纔啟門牆忽傾倒卧榻已壓碎矣夫婦驚嘆
而去王歸復遇相者駭曰子滿面陰德不獨免難抑且獲福後

生三子兩登科第此以已財救人之危者也廬陵周必大監臨府和劑局局內失火火犯當死公問吏曰假若火起自官當得何罪吏曰削籍爲民必大遂自誣伏坐失官吏免死後必大復中詞科官至宰相封益國公此以已位救人之危者也吳獻臣與羅玘同在太學玘僕染疫死玘亦染疫獻臣爲煮粥負之登廁晝夜十數次玘病痊同登進士此以已身救人之危者也感應種種累贖難盡又有最奇者高郵張百戶往淮安返舟湖堤望一小舟浮沉波上有人居舟背呼救張憐而急出白金十兩呼漁舟救之至則其子也正德年七月海溢沿海居民皆漂没少定見一女子手扶一笥浮沉而來將抵岸一人利其笥遂沉此女及發笥見一庚帖乃其所聘妻也夫救人而適見人之得救其子殺人而適殺其妻天道之報施亦巧矣哉

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抑世人思得幸失只緣此心不平

心人所失何益於我而有快心總之自生煩惱徒增罪孽耳建德王本立嘗云某爲諸生時於歲考後適有分守某行縣諸生謁見問言及考事惟問案首姓名幫補進學人數而止餘不問焉越數日分巡某繼至亦言及考事惟問黜退停降人數而止餘不問焉諸生私訝曰二公發問相反如此吾曹誌之觀二公去後祿位何如未幾分守公官至戶部侍郎子繼登第分巡公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三 下尾集四

陞陝西副使遇安化王作亂腰斬之吁豈一問間遂能致禍福哉言者心之聲而行之表也存心仁厚則一言一行依乎厚焉存心刻薄則一言一行依乎薄焉君子以厚德載物彼殘忍刻薄之人豈享福之器哉然則見人之得如有所失見人之失如有所得者皆殘不彰人短人之名從此敗而素守亦從此墮矣是以韓魏公爲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必手自封記不使人見文待詔徵明不喜聞人過有談及者必巧以他語更之先輩用心之厚今古同轍如此又如羅狀元父循會試寓京失去屬褐同舍生不自安訪得之給循訪其人比至舉褐示循循急趨出語生曰我失褐初無損彼得惡名尚可爲士乎生始謝服又如王狀元華居官時人以他人事誣之或勸之辯白曰此吾同年友事若白之是我詰友也竟不辯後新建官京師聞士論猶爲此事紛紛新建欲具疏奏辯公馳書止之曰汝以此事爲父恥倘攻發吾友反爲吾一大恥遂止噫此二公者一則寧失己物不形人醜一則寧損己名不揚人過豈不更超出尋常萬萬乎

不街己長
人有短處矣是以歐陽修長於文章對客多談政事不及文章蔡襄長於政事對客每談文章不及政事二公皆善居其長者也每見年少英露之士眼前併無一切到底只是

平常甚有困頓湮鬱而死者豈非福量淺薄自無受享之地乎
昔李泌七歲能文嘗賦一長歌見志聞者莫不嘆賞張九齡戒
之曰君早得美名必有謝折宜自韜晦歌詩只可賞咏風景
豈得自揚乎泌感悟泣

惡揚善如惡者易橫勢如燎原則阻遏之使其改行善者易微機
以人才為慮嘗曰國家需才如農之積粟今士大夫矯激沽名
以閉門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每客至輒延見詢

訪有所得必書於冊雖小官亦不敢忽此過一人即過萬人
揚一人即揚萬人之法也劉夢震曰人嘗謂激濁揚清是非
太明亦足召禍此不盡然宜遏則遏宜揚則揚此為順天之命

安可一意姑息昔王賀為御史逐捕羣盜多所縱捨自謂子孫
必食厚報後果貴盛無比至於王莽乃竟族滅此何以故蓋捕
盜而縱盜必有不當縱而縱者不當縱而縱則如放虎驅蛇害

人不少此言的至論無**推多取少**人生窮富天已註定今日
報夢震此言的至論無**推多取少**人生窮富天已註定今日

豈遂為少究竟能喫虧者未嘗不是討便宜處也昔薛包與諸
弟分財異居田廬取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也奴婢取其老者
曰與我共事久爾不能用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

身口所安也後諸弟屢破其產包復賑之張士選幼寄養於叔
道藏輯要太上感應篇集註 三 下尾集四

叔有七子一日叔謂選曰吾與汝析箸產分為二選曰不忍諸
兄弟止共一分可分為八彼此固讓卒如選言選年十七預薦
入京一術士謂之曰此少年乃有滿面陰德必登高第及揭榜

果然然推多取少不獨兄弟世人皆然不獨財產凡事皆宜然
也受辱不怨凡人辱我定非無因但思我有可辱何怨於彼我

有朝士於簾內指而譏之同列欲詰其姓名公曰若一知姓名
便恐不能忘不如不知富文忠公少時有罵之者公若罔聞或

告之公曰恐罵他人曰明呼公名公曰恐同姓名者其人聞之
大慙二公所謂量人曰亦大者也長洲尤翁開典鋪歲終有人

白手來取質物司典者不允遂大聲罵詈翁徐諭之曰我知汝
意不過為過新年計耳此小事何以爭為命檢原質得衣帷四
五事翁指絮衣曰此禦寒不可少又指道袍曰與汝為拜年用

他物非所急自可留也其人嘿然而去是夜竟死於他家涉訟
經年蓋此人因負債多已服毒知尤翁可詐故來此既不獲則
移於他家耳翁因語人曰凡非理相干其中必有所恃小不忍
則禍立至矣古人云忍字敵災星人若不能**受寵若驚**寵榮寵
忍未有能受辱者故佛法以忍辱為第一

名位利祿皆是世間禍福相倚事難預料人於受寵時或有盛
滿之念即此便有禍機廬多遜初拜參政其父愀然曰吾家世

儒素一旦富貴至此未知所終矣多遜不念父言竟以事敗種放初爲上召聲名大振其母言曰吾勸汝勿求名今果爲人知不得安處矣放不思母言竟以名敗然則受人之寵遂可恃乎故儒者以愛我爲美疾佛氏以恭敬供養爲軟賊三教聖人其言如出**施恩不求報**德梁武帝問達摩祖師曰朕一生施捨有功一口也經云求報故施名不淨施若求報施名爲施者商賈之人亦可爲施是故萬萬不宜求報也北魏李士謙好施值歲荒出粟千石貸鄉人明年又荒人無以償公卽對眾焚券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不受明年又大荒公復施粥賑濟全活萬餘或曰子陰德大矣公曰陰德猶耳鳴人無知者今子已知何爲陰德後謙壽百歲子孫皆顯官宜興邵靈甫積穀數千石歲大饑或勸之出糶公曰是圖利也或勸之賑粥公曰是好名也乃盡發所積雇傭除道自縣至湖四十里復浚蠡河橫塘水道八十餘里又通甯畫溪入震澤邑人爭受役皆賴全活而水陸又均得利後靈甫壽九十餘子孫相繼登第如此二公眞施恩不求報者究竟我不求報報亦未嘗不得語云恩雖亂施有不**與人不追悔**期而自會怨不可結恐窄路之遭逢洵確論也惡事追悔之則將來惡事漸止善事追悔之則將來善念不生以物與人而更追悔非惟墮厥初心且塞將來善念也范文正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三 下尾集四

公子純仁嘗往江東收租麥五百斛舟載以歸道遇石曼卿自言三喪未葬當世無可謀者堯夫悉以麥舟付之單騎抵家見父文正公曰江東曾見故人否堯夫曰石曼卿爲三喪未葬久滯丹陽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付之矣文公聞而大喜此不惟不悔且以爲快聖賢德器過人豈不遠乎明正德間江西舒翁遠館湖廣歲底歸里路逢一婦哭甚哀問之答曰夫欠官銀十三兩有零賣吾以償吾去則兒失哺必死故悲耳翁爲惻然曰吾同舟皆江西塾師各出一兩足完汝事矣返告皆不應翁遂盡捐束修與之未至家百里糧盡眾湊銀買米翁無有人爭非之中有憐而食之者翁亦不敢飽及至家呼妻曰吾飢二日矣速炊飯婦曰無米翁曰借之隣家妻曰借已多專候汝歸償之翁告之捐金之故妻曰如此則吾有家常飯可同飽也遂往山中採苦菜和根煮爛同食一飽既寢忽聞窗外有神呼曰今宵食苦菜明年產狀元此甘受飢餒而不悔者後生子芥果狀元**所謂善人**自此至神仙可冀爲一節言積善受福歷元及第**敬之**人心本善見眞實善人未有不敬者古昔芳踪難歸天下縉紳過三原者必屏呵從走謁劉大夏爲兵部尙書居家時值朝廷調土兵討流寇所在擄掠至華容見公悉羅拜曰

大人鄉里安敢犯陳獻章新會人嶺南有遊國學者北士必問
曾遊白沙先生門否因以之為輕重文徵明居吳四方入貢者
造之不得見必望其居遙拜而去嗚呼王劉二公功業在世宜
人皆敬之白沙衡山不過一書生耳而為人敬慕若此豈非善
心感發自然歟
天道祐之與天心合故天祐之也昔劉器之疏劾
章惇貶竄嶺外諺云春循梅新與死為隣高竇雷化說着便怕
凡此八州公歷其七人謂必死公未嘗一日病時有一貲郎揣
知惇意求殺公為效惇即擢為本路運判其人飛騎將至去福
公所僅二十里至夜半忽聞運判暴死矣此之謂天道祐之福
祿隨之即如醫官甄百里本一庸人然能用心治人病不厭煩
苦一日積金至二萬餘是福祿非不求而自得者乎
眾邪遠之
月之閒積金至二萬餘是福祿非不求而自得者乎
邪正不兩立譬日照冰山日固自如冰當自解所謂遠也昔景
清為人正直赴舉過滄化邸有女為妖所纏清入妖遂不至清
去妖復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女以告父父追景語之為**神靈**
書景清在此四字粘於戶妖遂絕心正可以治邪信然
衛之取者靈隨處皆有敬者道德所興者忠厚所契者正直所
衛之神靈隨處皆有敬者道德所興者忠厚所契者正直所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下尾集四

海遇暴風惟自反以一日科頭三晨晏起為罪已而他船皆沒
惟甯州自若時夜晦瞋舟人莫知所泊遠望有火光趨之得島
島無人居人又無火燭人皆以為神光燭之也嘉靖壬戌年興化
被寇止忠孝世德三家保全先是世德之家失去珠環婢恐懼
逃匿城隍廟夜聞元女至城隍問曰興化城將破奈何答曰天
數也那環係猪誤吞此其小者汝家有世德速告主人宜遠避
出諭曰猪果得環遂全家避賊後賊入城亦戒勿入忠孝兩家
婢歸殺猪果得環遂全家避賊後賊入城亦戒勿入忠孝兩家
所作必成人事既合天心則天意豈違人願善人凡所作為無
危險公督兵夫隨處堤塞正窘急間見白鬚老人載一舟稍稔
往來助力天明老人忽不見水勢遂平竟有成功歟縣余永甯
祖販木為業一日邑中議建石橋估費四千金余立意獨任而
貲本適止四千又已市木在山因往彼急賣歸而舉事及至彼
木價騰湧獲利數倍橋工既成**神僊可冀**鍾離曰仙之求人甚
其本如故所作必成大都如此
神僊可冀鍾離曰仙之求人甚
云天涯到處人求我走遍天涯不見人孰以神仙之道為渺茫
不可冀者乎求之聞見最著者如子房之忠吳猛之孝蘭期之
友愛兄弟王惟賢之不失婦節劉翊之損已分人趙素臺之濟
窮恤死許真君之行符施水嚴君平之以善導人周伯持之收

瘞遺骸李五郎之不欺斗斛陳安世之不殺物命李奚子之拯濟飢禽唐若山之性無忿怒景相之酷好放生皆自積功累行以至登仙若使人人積功累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

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此一節總結上文深明作善為修真之本也功行滿足超居洞天名曰天仙煉

形住世長生不死名曰地仙立積也一千三百亦刻期成功之意孫真人曰養成自性雖絕藥餌可保延年若德行不充雖玉液金丹亦自無益斯言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自此至殺龜可為修仙一大印證

文其過大小有數百事而來此二句先統言之以下然後條分縷晰示人儆戒夫一念有差謬已千里非義背理豈在大乎

以惡為能惡如用刁用勢之類以為能者自負為手段也眼前

便宜安見為能陳良謨曰正德已卯余北上至鄆縣正家渡同泊數舟皆吾輩也俄聞舟人與土人毆摔至乃余家僮余薄責

家僮論遣土人去坐中同年某者新喻人忽怒罵曰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我官船行却反誣我舟人毆爾耶縛而撻之其人

叩頭哀乞乃叱去在坐者皆嘖嘖稱其才能某亦揚揚自為得意語余曰兄何迂哉今之為官者才能智畧耳人心天理四字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下尾集四

道藏輯要 用不着矣余撫然不答其人後為紹興推官惟憑胸臆肆虐百姓竟以考察謫為沔陽縣丞疽發背洞胸而死無子今其家且

狼籍不忍聞矣吁人忍作殘害殘害指殺生害命而言人之所心天理詎可置乎哉忍作殘害以不作殘害者恃有此不忍之

一念也一有忍心則無所不為矣閩將吳某新鑄一劍甚利禱於黎山廟曰某願以此劍手戮千人其夕夢神謂曰人不可發

惡願吾祐汝使汝不死於他人手後果以此劍自刎夫閩將止是空願而不免以身受報所以然者惡其忍也至如微軀物命

亦當時存不忍心不宜殘害王愈忿鵲噪生斷其舌後竟死於舌瘡張霖忿蛙鳴沃以熱灰後忽死於湯爛周昂惡燕雛呢喃

飼以蒺藜後生三子皆啞果陰賊良善陰賊謂之陰謀賊害也報昭昭真可謂如影隨形陰賊良善陰謀為害比之暗箭傷

人其心最慘不可施之庸流况可施之良善良善之人在朝廷則為國之楨在鄉黨則為民之望苟陰賊之必為天地所不容

矣故莊子曰為不善於顯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於幽者鬼得而誅之近時衙門吏胥砌款單買窩訪下邪火送匿揭種種陰

謀為害不少而徒恃倖佛齋僧銷除罪業豈知底奸黨惡暗侮佛必不為賊人未已終當自賊天道好還理自不爽也暗侮

君親也可暗侮乎暗侮君者非是違背乎君凡隱忍規避先私

後公此心不可與君知卽暗侮君也暗侮親者非是忤逆其親
凡虛文粉飾奉養不誠此心不可以對親卽暗侮親也萬石君
石奮每遇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尹和靖將赴
經筵必沐浴端拱以明日所講書置案上朝衣再拜此非不暗
侮君者乎顧梯得父書拜跪讀之每句應諾或問父疾則臨書
垂泣語便哽咽郭琮事孀母三十年不茹葷酒朝夕虔禱暗祈
母壽母得壽一百四歲此非不暗侮親者乎推之劉璉夜聞兄
呼下牀著衣立然後應且不暗侮其兄矣米芾將書柬於友至
頓首字必叩首者三是不暗侮其友矣大抵暗侮二字無有
是處既可暗侮卽可顯悖太上不言顯悖而言暗侮亦嚴矣哉

慢其先生

人生於三事之如一一是先生之尊與君親等也不可
暗侮君親又可慢先生乎正統間祭酒李時勉忤王
振被囚國學前太學生石大用具疏請代謁銀臺銀臺懼之以
法石曰死生以義何懼之有疏入蒙詔並釋此直救之危難敢
慢之居平耶宋彭汝礪少師倪天隱及官保信卽迎天隱於齋
閣猶執弟子禮甚恭天隱死母猶未葬明年妻亦死公爲葬其
三喪嫁其女於同年進士宋渙此直敬之沒後忍慢之生前耶
○陳成卿曰古人十年以長則兄事之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凡
長於我者卽謂之

叛其所事

僚屬之於官長卒伍之於主帥僕
妾之於家主皆所事也叛不必背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

下尾集四

逆凡緩急不相倚利害不相卹皆是趙延嗣事制誥舍人江陵
幾江死止遺三女家甚貧延嗣竭力養之十餘年未嘗識女面
及三女長乃至京訪舍人舊交翰林宋白侍郎楊徽之大哭道
其所以二人驚謝曰汝之所爲吾儕不及也於是合迎三女至
京擇名士嫁之延嗣不以存亡易心誠可爲義僕
矣舉此一條庶幾出於僕之上者知所愧慕焉
誑諸無識者
以非爲是使之迷誤楞嚴經云眩惑無識疑誤眾生死後當墮
入無間地獄彼世之誑妄者習久成慣豈復畏罪如僧人則挾
談空而誑方士則挾丹藥而誑師巫則挾鬼神而誑醫卜則各
挾其術而誑不知作妄時已久爲鬼神伺察矣昔白岑遇異人
授發背方療疾甚驗有驛吏欲傳其方普行救濟與數十金岑
以假方授之以之治疾不效後岑爲虎所食遺一小囊於道上
吏過而得之內乃發背真方也此可爲醫士誑人者戒亦可爲
一切誑謗諸同學
妄加誑毀是小人也昔郭尙書贊初作賦若
名同學李勉忌之飛布謗語後贊竟登第及再知貢舉勉方以
明經充選詔下之日勉甚愧悔然則謗之而終不能掩其長謗
亦何損于人乎三山蘇大璋治易有名戊午鄉試夢中第十一
名偶與同經友言之友訴於郡謂其與考官有約及填榜十一

名果習易者郡守携狀徧示考官因抽一備卷更之既折號則自備卷而中式者大璋也由中式而改爲備卷者訢狀之人也然則謗人而適以自阻虛誣詐偽漫無根據曰虛妄有污蟻曰其進謗亦何益於已乎

虛誣詐偽 誣詭計蒙人曰詐矯情欺世曰僞合而言之皆不誠也此輩縱能欺人一時久必敗露丁謂平生無真實語自謂人莫能測乃世共目之爲五鬼豈非枉用機心乎藥山曰欲識餓鬼道卽今之多虛少**攻訐宗親**本族一實令人不信者是陽世陰府俱惡虛僞如此

攻訐宗親 本族一辱及祖先我攻訐之卽是攻訐我祖也豈非大逆昔范文正公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始發於吾若獨享富貴不卹宗族他日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今日何顏入家廟乎故其恩例俸賜必均及族中又於姑蘇買良田數百畝爲義莊於族之貧乏者每人日給米一升歲給絹一疋乃至嫁娶喪葬皆有賙給其子純仁克繼父志俸祿盡廣義莊今人旣不能推恩睦族如公父子又何至肆其攻訐自

剛強不仁 此爲使氣者言也好剛使氣則遇傷根本之地乎

剛強不仁 人接物純是殺機烏能仁哉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又曰堅強者死之徒世之剛強自恃者未必害人早已自害卽高明之士亦或不免殊可戒也

狼戾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三七

尾集四

道藏輯要

自用 此爲恃才任性者言也凡人行事用人則智自用則愚自用不可況於狼戾每見高才力學之士生平儘有見解究

竟身名俱敗貽禍更慘者何故總由一向執拗自以爲是不肯服人卽有好友誰來相親雖有善言誰來相告以故終身失誤一至於此然則狼戾自**是非不當**此言處事者天下事是則是用不必爲惡惡莫大矣**是非不當**非此言處事者天下事是則是以是爲非是不當也在一人則關繫一人之臧否在一鄉則關繫一鄉之利害在天下則關繫天下之安危率意妄爲何得無罪

向背乖宜 此言處人者人有正有邪向正背邪謂之得宜向少有名譽及爲官偶附湯思退力詆張魏公遂除諫議後貶竄嶺南追悔前事謂周益公曰我三十年名譽一時不審遂至破壞掃地亦思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甘爲此耶至**虐下取功**報國今悔之不可及矣益公每舉此爲士大夫之戒

虐下取功 報國固屬公心爲賞圖功亦是恒願但自爲亦須爲人如虐下而取之或罷人力或剝人財或傷人性命縱令功成豈能享受王安石欲開淮河併修河堤二百里范子淵迎其意自薦往糜費百萬溺死者千百竟無成功後論罪流徙峽州夫子淵意欲取功乃反取罪功其可必取乎嘉靖時御史王珣巡按三吳舊例獲盜至三百人者陞四品俸珣部中所獲至數千人按之多非實

公盡釋去曰我不敢殺人以取功也任滿公陞左都御史後四
子皆登進士夫王公不虐下取功竟蒙陞擢功亦何待虐下取
乎殷棠川曰凡官長居民之上皆當爲民捍患恤災今乃有水
旱頻仍不爲請命反急催科不能拯援反行敲扑其意亦曰吾
以全功名也此誠救時之論哉下諂上希旨迎諂媚也希有先意
不善當諫止之豈可先意迎合漢史弼爲平原相時諂下舉鉤
黨諸郡皆望風承旨株連無數惟弼獨無一人使者切責曰青
洲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得獨無弼曰先王分疆畫界風俗不
齊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順上旨誣陷良善則平
原之民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爲也使臣怒奏弼欺隱值
黨禁中解弼竟免罪此不諂上希旨者景泰中王翰爲御史上
疏勸易儲與南城禁錮事甚切及英宗復位翰乃屢言二事之
非上悅之許以大用一日上御便殿忽風飄一本宛轉上前閱
之則翰勸易儲與南城禁錮疏也急宣翰來發前疏示之翰稽顙出
血請死上遽斥出誅之此諂上希旨者○諂上希旨不獨臣之
於君如屬官迎合上皆司紳士迎合官府書吏衙役迎合本官好
僕豪奴迎合家主皆是爲人下者阿意曲承爲非作惡罪固不
待言矣爲人上者好諛喜佞使人有隙而投以受恩不感之恩
至毒流無窮冤結不休甯能獨免於陰譴乎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三

尾集四

古人必報報即無力心必懷感若不懷感是禽獸不如矣三國
時李信純家養一犬甚愛之一日信純飲酒城南醉卧荒草中
太守出獵見野草深茂命縱火焚之犬口拽信純衣搖之不醒
旁有一溪犬乃入水濕身近信純數步內將草盡爲浸濕火遇
濕而止犬數入水病甚遂死信純旁信純覺而知之痛哭負歸
具棺衾以葬太守聞而義之其塚曰義犬人而忘恩負德視
此不當愧死耶抑恩更有大焉者太極葛仙公著大懺法教人
報答慈恩一天地二父母三國王四師長世人憤憤一生君親
未報而徒沾沾於私恩小德是又棄本念怨不休受人之害彼
逐末與於負恩之甚者也亦可憫已念怨不休受人之害彼
過後便當消釋若念之不忘則冤冤相報豈有已時昔王沂公
暮年子嗣不蕃謂人曰予行已無愧而獲此報何耶但一事有
恨予初守鄆州爲監司所輕後秉政陰遷本官畧無甯歲不意
竟死於道路路想必爲報也噫沂公尙不免以此受報況他人乎
輕蔑天民輕蔑上帝其陰受天譴不待言矣陶文僖公大臨嘗
謂人曰吾儕一列仕籍卽令念念濟人利物一生罪業不能贖
萬一況可漫不加意乎憶吾往歲出差赴越往還數千里或出
陸路所用負載役天不知若干人或當炎蒸淋汗如雨或值嚴冬衝
若千人茲念小民皆人子也或當炎蒸淋汗如雨或值嚴冬衝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

下尾集四

冒霜雪由此而踣頓道路委填溝壑者何可數也此等罪業皆由我作如釋氏果報之說不誣能無惕然乎噫凡臨民者烏可不三復擾亂國政之是為擾亂蓋祖宗成法有一已之私意更變亦安以為便有一番更改定有一番擾害近則為病一時遠則遺患數世如宋時熙甯新法其明徵大驗者已是以李文靖公為相惟務安靜不擾同年馬亮責之曰外人以公為無口匏公笑曰沆於政事實無補萬一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報國耳今國家法制纖若凝脂苟循所陳一行之則所傷實多彼炫名喜事之人幸一時之進肯念擾亂斯民耶時人以公為得賞及非義賞待有功所以示勸非義者不宜及而及之也相體之胡嘉諫曰賞當則忠良勸罰當則奸究懲今世黜陟舉劾等事不聞悉心廉訪止憑傳聞揭帖讒口諛舌播弄其間直道難容奸巧易售此賞所以多非義而潔已守正不善夤緣之士每每多屈抑也嗚呼賞既僭則罰必濫其何以治天下哉刑及無辜刑者不得已而用之即果有罪亦當詳審況可濫及無等附之誣引天下豪傑一切以反論朝野震恐獨徐有功據法力爭前後所活數千百家周興等屢劾有功故出反囚罪當斬

以此三坐大辟將刑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嘗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耶後周興等相繼族誅有功由殿中侍御歷官至都督子孫皆顯官夫周來諸惡阿意酷刑豈不自謂得計乃不轉眼間竟至身夷族滅而犯顏極諍之孤臣獨全身昌後於殺人如麻之世天道好生而惡殺豈不昭昭可信哉然枉法用刑又非必有意好殺或者審之不明因循定罪或者形跡可疑憑律誤斷如此之類雖非故殺而冤債有主即與故殺無殊矣趙時為無為軍教授夢一囚告曰某不幸為祖翔枉殺魂訴於天祖不久矣時曰祖公明習法律安有枉者囚曰不然某死雖非祖意實因其一疑遂致移獄冤有所自非祖而何月餘祖果卒則用刑之際可不慎乎○呂叔祖嘗作刑戒八章甚善今附於此一曰五不打老不打幼不打病不打衣食不繼不打人打我不打人莫輕打婦人莫輕打宗室莫輕打官莫輕打生員莫輕打上司差人莫輕打醉人莫輕打隨行遠路勿就打人跑來喘息勿就打四曰打人醉勿就打人隨行遠路勿就打人跑來喘息勿就打四曰五且緩打我怒且緩打我醉且緩打我病且緩打我見不真且緩打我我不能處分且緩打我三憐不打三盛寒炎暑憐不打佳節令晨又打要枷莫又打六曰三憐不打三盛寒炎暑憐不打佳節令晨憐不打人方傷心憐不打七曰三應打不打尊長該打為與卑幼訟不打百姓該打為與衙門人訟不打工役鋪行該打為與修

私衙及買辦自用物不打八曰三禁打禁重杖打禁從下打禁
佐貳非刑打南皋鄉公會將此戒刻石於刑部人言刑官無後
誠守此戒我知 **殺人取財**得禍况殺人以求之乎洞庭山蔣舉
其後必昌也 人剋剝營利致富十萬雖至親不拔一毛一日盜劫其家鞭撻
炮烙備施罄其所有席捲去盜喜過望殺牲載酒賽願於小雷
山神山在湖中斷崖絕無人居盜登祭畢酣飲大醉不虞廟祝
共舟人截纜而去盜歸無計嚴冬凍餒共斃廟中此殺人取財
之報也然世之殺人取財者不必盡是劫盜如貪吏取財斃人
刑獄之中豪家取財迫人死喪之際庸醫取財乘人危急之時
其為殺人一也揆 **傾人取位**義命當有不足為難義命若無只
之往蹟皆墮惡報 **傾人取位**義命當有不足為難義命若無只
做一日也不可得不傾陷訛人而自取之彌德趙見樞密曹
彬勲望隆重因誣以不軌於是彬罷德趙拜樞密不數日趙普
力為辨雪復名彬德趙遠竄盧多遜見宰相趙普位望特重因
設計傾之於是普罷多遜拜相既而事狀明白趙普復相多遜
遠竄朱崖觀此二子凡 **誅降戮服**禦敵斬級名曰應兵不得
人者當自傾也實非傾人 **誅降戮服**禦敵斬級名曰應兵不得
禍莫大矣漢李廣屢著邊功不得封侯語王朔曰豈吾相不當
封侯耶朔曰將軍自念嘗有所恨否廣曰吾為隴西守時羌嘗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手

下尾集四

文八

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殺之至今獨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
已降此將軍所以不侯也後廣出征失道自刎殷士儋曰殺降
既不可乃今之為將者視殺降尤甚寇至殺人盈野寇退即斷
被殺者之首隱冒上功又或撲掩行旅洗劫村坊充其級數此
等慘毒受報不待言矣司覈驗者 **貶正排賢**倚乃或貶逐之或
不肯盡發其狀其罪亦與同科 **貶正排賢**倚乃或貶逐之或
排擠之則妨賢病國為惡已大受報必慘陳後主時幸臣司馬
申好排陷人一日晝卧尚書省忽有惡鳥集身啄其口吻血流
被席死周世宗時陶穀亦好陷害人死後葬昭覺寺忽雷雨大
作劈開墓門震攝其屍不知所所在貶正排賢之報不當如是耶
凌孤逼寡孤兒寡婦人間之最不幸者有等惡人幸其無依乘
寡流離無所控訴神鬼伺察必有代為伸冤者矣吉水灘周傑
占其孤姪地基造樓二間姪不敢爭惟焚香訴天宏治二年五
月十八日忽大風雷移其樓於他處空還舊地不差尺寸傑跪
其上不能言者七日始曰吾已知欺孤之罪矣不二年竟惡疾
死此凌孤者方城鞏固以機械治生其隣周氏家富一旦男子
相繼疫死止餘一老嫗并十歲孫固置酒延嫗謂曰汝年已老
挾此美產殊非善計盍以產售我我為爾息俟汝孫長產仍歸
汝媼喜從計固因盡室徙居之未一年寇犯唐州鞏氏家口盡

殺其處無一得免寇退周棄法受賄居官棄法必因受賄賄賂
媼復歸舊業此逼寡者矣豈知一法一律鬼神所主棄法受賄功名壽算便當減奪乎
荆州府推官魏釗以公事往夷陵道經某鎮鎮有鄉紳徐少卿
夢神告曰明晚魏推官過鎮此人前程遠大後當為吏部宜預
結之次日果至因款留焉數日少卿復夢曰可怪魏推官此去
受賄四百金故出人罪使死者含冤上帝已削其官爵壽亦不
永矣少卿訪之果然未幾魏丁憂歸逾年卒家業凋零夫居官
棄法受賄得報固應如此為鄉紳者豈遂無法處此輩耶台州舉人
致使官府枉法徇情司報應者豈遂無法處此輩耶台州舉人
左蹕文也頃居鄉受賄若干為人請託致有枉法而死者今已減
折祿算幸無取也遂黜之及榜發查對原卷果左蹕也未幾蹕
客死燕山○朱璣曰棄法受賄豈惟官長凡書吏衙役亦多有
之蓋官長耳目有限事事操之公門中人其間狐假虎威舞文
亂法奸弊豈止一端造惡造業未有不遭天譴者不然此等怨
毒之財能以直為曲以曲為直韓魏公曰兩訟在官曲直未定
安享乎以直為曲以曲為直生生死死子奪繫舌一言其可輕忽
今不免曲直顛倒非因受賄即是徇情否則率意鹵莽耳有一
於此豈宜居民上乎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失女奴父母
太上感應篇集註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三

下尾集四

訴於州委之錄參錄參舊與富民隙遂申劾富民父子共殺富
民已誣服獨若水遲疑錄參語侵之若水笑曰父子皆坐重辟
豈不容某熟察又越旬不決知州亦有言若水終不奪一日潛
詣知州告曰某以家財訪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遂釋富民父子
富民詣若水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遶垣而哭知州欲以此奏
之朝廷若水辭曰某初心止圖拔冤非圖爵賞且朝廷聞之如
錄參何知州嘆服太宗聞其事擢知制誥進樞密使後無病而
卒陳舊為開封府曹時章獻太后臨朝太后族人杖殺一卒公
當驗屍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懼欲以病死聞舊獨正
色曰彼實冤死待我而伸奈何懼罪驗不以實乎汝等勿憂吾
當任咎奏入雖大忤旨舊亦不及罪自是著名不數年歷臺省
官至三司以上二事一是不以直為曲一是不以曲為直由此
大者推及小者凡事皆當平斷蓋百姓多愚或被一事之枉啣
怨終身甚有慚憤抑鬱而死者是故讞決之際不可以不察也
人輕為重書曰罪疑惟輕又曰甯失出入若犯罪本輕而
處心正直積累陰功有子名椿年二十四中天下都魁夔州使
君聞之請旬來令旬解職旬曰念旬為吏四十年家無餘貲惟
積陰德留下三箇囊乞台旨取來開看第一箇有三十九文
當三錢第二箇有四千餘文折二錢第三箇有萬箇小錢使君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三

下尾集四

文上川

問故旬曰每決獄囚但遇入輕爲重者或從死罪改爲流罪卽
放便投一小錢或從流罪改爲杖罪卽投一折二錢或從杖罪改
舍公門而自放逸哉噫公門好修行此語誰不知之而積德行
善者有幾如旬所存眞可爲此輩勸也陳軒末第時夢至一官
府門懸金榜題曰左丞陳軒右丞黃履後履官至右丞而軒止
龍圖學士晚年語諸子曰吾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夢當
思昔守杭州有達官執一老兵送府欲杖之此兵罪不應杖遂
令贖達官折柬相責乃呼入行杖不意竟死杖下至今二十年
恆以自尤達法徇情宜不登顯位汝等戒之夫初念不忍旣以
達官見責而移是不忍之心不勝其畏達官之心也達官何足
畏不過爲自己欲登顯位計耳孰知反以此創其顯位彼承順
上司入輕爲重者不當鑒此乎萬厯初王萬祚爲巡江御史極
清廉而性頗嚴刻捶楚之下有以小過而被重杖者有以輕罪
而致殞命者未幾得病衙中嘗有冤鬼前後呼叫僚佐往候之
無不聞者數日而死夫清以持身必不當刻以絕人然持已清
者往往多刻入輕爲重事所必有已每見吾鄉士大夫居官甚
清介有聲及身死而其子孫蹇落不振母亦犯有此病歟故居
官任性者見殺加怒擊人之有罪固其自取然死者不能復生日
亦當鑒此見殺加怒擊心傷憐憫不暇加怒何爲昔子羔爲衛
士師則人足後值衛亂子羔出走則者守門屢引之逃匿羔謂
則者曰吾向者親則汝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反如此
何也則者曰則足固我之罪向者見君論刑時有愀然不樂知
之色此吾所以感君也然則見殺加怒死者其能無憾乎知
過不改謂之過惡不同惡有心過無心之失也旣而覺之不能卽改
則是無心變爲有心矣故袁了凡曰人未行善先須改過佛家
教人懺悔亦是勸人改過也嘉靖中葛守禮爲陝西布政當大
計日有小吏填老疾當罷公請留之吏部曰計簿出自藩伯何
自忘也公曰此邊吏去省遠徒取文書登簿今見其人方知誤
填過在布政司何可使小吏受枉尙書驚服曰誰肯於吏部堂
上自陳過誤卽此可謂賢能第一矣後官至刑部尙書江陰張
畏巖甲午鄉試不中大罵試官旁有道者笑曰還是相公文不
佳張叱曰野道烏知之道者曰文貴心和氣平相公心氣如此
文安得佳張不覺屈服自此折節自持丁酉夢見試錄一冊中
多缺行問之旁人答曰科第三年一考拔中所缺皆原該中式
或新有薄行而去之者指後一行云汝三年知善不爲長春眞
來改過自修當補此是科果中一百五名知善不爲人曰人
在世間方便第一力到便行蹉過可惜今之不爲善者亦未嘗
盡是不爲或者有好名心持於大而忽於小又或者有求報心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三

下尾集四

勉於始而怠於終豈知存此心者皆為太上之罪人乎南豐劉
徹屢舉不第祈夢於神夢神語曰汝生平見善不為且有虧德
何望登第徹訴平生並無虧德神曰汝弟負官錢不能助令死
杖下非虧德乎徹又以弟不肖為解神曰行道之人見且不忍
何況兄弟汝不知朱軾代納青苗事即行獲為善之報矣徹覺
訪於軾軾曰今年某遠館歸見途中械繫者云欠青苗錢二千
五百限滿無償某因以束修與之不意已蒙神契後軾生三子
皆顯官噫世人終身不為一善而自謂善人又或齋僧造寺不
惜千金而同氣顛連不一引手者 **自罪引他** 嫁禍者不同不善
比比是也蓋以劉徹事類觀之 **罪引他** 人挾一技一能淺者藉以
之罪尚欲引歸己身彼 **壅塞方術** 方術如農圃醫卜之類凡
罪引他是何等心術乎 **壅塞方術** 人挾一技一能淺者藉以
養生高者用以濟世苟一語阻之使不得行一事遏之使不得
售即是壅塞翟乾佑在世時念雲安一邑江險有一十五處一
日作法召灘神俾平之一神戕冠大袖慨然進詞曰觀師之意
不過欲便舟楫不知從事舟楫者日常倍利縱有小費不足為
損沿江小民三四百家無田可耕無桑可蠶全賴挽負資生今
若盡平灘險小民衣食如何師嘆曰汝所見非吾所及也遂止
以此推悟壅塞方術豈得無罪然亦視方術何如耳昔朱文公
患足疾有道人為針治旋覺輕便公喜贈以詩後道人去數日
足疾大作追尋莫知所往公嘆曰非欲罪彼但索前詩恐持此
誤人耳世間庸醫不少可懲壅塞之弊遂妄為薦揚乎至於巫
蠱之術與夫燒煉採戰諸方皆能 **誦謗聖賢** 三教聖賢皆當並
令人亡身喪家此輩尤當禁制 **誦謗聖賢** 尊何敢誦謗其誦
謗者約有兩種一是愚痴無識一是才辨自雄愚痴之人罪坐
不知而才辨之士往往執所見以謗所不見其罪乃更甚於愚
痴不知儒與釋老教雖分門理實一致今儒者徒見僧道一種
惡習遂妄議二氏短長盍思眼前儒者品行大謬無惡不為亦
可以此誦訕孔子乎故知偏見橫議甚為不可然誦謗二氏之
罪報應從來不爽人或信而畏之惟儒家不談禍福遂反有肆
意詆彈者究竟何嘗無報耶宋淳佑中南昌先師廟傾圯知縣
李作新廟於縣南往移聖像十餘人舉之不動一士人在旁戲
曰是之謂重泥其人夜夢朱衣人追至廡下決杖三十及覺如
痴人自是更不識一字夫一語之戲受罰尚爾況誦謗乎○朱
幾曰書籍字紙乃聖賢之遺亦不可忽梓潼帝君勸惜字有云
楊百行坐經文而舉家害癩鮮子坤殘孟子而全家滅亡楊全

善埋字紙而五世登科李子材墓字紙而一身顯宦果侵凌道

報昭然均可為鑒故作踐字紙亦當與訕謗聖賢同辜

德三教在世均有主持之人為之接引故道高德厚者尊為世

而凌辱之在道德者固犯亦不較不知司過之神怒其悖逆

思欲垂戒他人罪必不免成化開操江都御史某酷惡遊方僧

道驅逐甚嚴忽有一比丘不知何來坐大中橋說法眾如雲集

御史聞之怒甚親往鞠之至則比丘端坐不動怒愈甚命左右

擒之不能動遂命掌其頰頰中白光一道昭耀如朗月御史方

驚駭而兩股軟罷不能立矣急回語妻曰此天人道德尊者吾

誤以左道疑之今射飛逐走射飛不止用弓箭如用藥鎗鳥銃

死矣言訖遂絕射飛逐走粘竿扣索之類皆是鎮江錢叅將

部下卒獲一鴈籠之舟尾空中有一鴈隨舟悲號將登岸籠中

鴈伸頸向外大呼空中忽下二鴈以頸相交而死錢叅將聞

之大怒同舟兵卒各杖三十河南潘樞好獵入山見一老猴發

弩射之初發為猴所接再發中臂度不能支遂抱其子乳之復

摘木葉數片盛餘乳在傍大號而死潘見之破弩折弓終身不

獵由此二事觀之一切禽獸皆有人性皆有眷屬或飛或走射

而逐之如人離家出遊路被殺害妻子盼望其慘何如詩云勸

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望母歸此言不獨為射飛者勸兼可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三

下尾集四

為逐走發蟄驚棲蟄者藏也蟲之伏蟄猶人之隱處倘被發掘

者勸發蟄驚棲必至傷殘故高子羔啟蟄不殺孔子稱其賢

曹彬孟春不修牆屋曰恐傷蟄蟲仁人愛物固當如是至鳥之

棲宿亦猶人之寢息有意驚之亦是忍作殘害之一端如王遵

忿鵲喧噪俟夜深棲定以竹竿截爆竹驚填穴覆巢穴者眾生

之後遵得疾驚悸而死則驚悸豈微過乎填穴覆巢聚處之所

自人視之一穴耳自彼視之則皆以為為安樂房舍若填塞絕其

出路豈不覆族盡死芝里朱某平生惡蜂窠每見蜂從窠入雖

高處必設梯塞之在人家亦然後生二子穀道皆塞人教以秤

尾燒紅鑽之竟死鳥之有巢抱卵哺雛所以寄生育也覆之是

絕其生育矣不仁孰甚蘇州薛氏小兒屢升木杪覆巢取雛一

日上樹不期先有大蛇啖雛巢中兒驚視張口蛇竟入口兒遂

死不仁之報傷胎破卵育即是戕絕天地生機慈心於物者斷

於此可見傷胎破卵育即是戕絕天地生機慈心於物者斷

不然也宋真宗祀汾陰見一羊自擲道旁怪而問之對曰今日

尚膳殺其羔真宗惻然不樂自是不許殺羊羔學士周豫嘗煮

鱸見有彎身向上者剖之腹中皆有子乃知曲身避湯者以護

子故觀此則胎尚可傷卵尚可破乎○佛經云魚子不經鹽漬

三年尚可再活宣和間富商楊序大書此語於通衢人由是知

戒見人殺魚即投子於江中夜夢神告曰子本賒期當死今活

億萬命壽可延矣無願人有失武安王云願天常生好人願人

力放生者當知此願人有失武安王云願天常生好人願人

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所求處處田禾熟但願人人壽命長

國有賢臣安社稷家無逆子惱爹娘四方平靜干戈息我縱貧

來也不妨古人發願如此彼獨願人有失何耶我知人未失已

必失矣矣李士衡與余英奉使高麗所得貨物甚多英恐過海

船漏盡以士衡之物籍船底以已物置其上及開船遇大風船

幾沉舟人急請減載倉皇信手拋去及風定檢驗則所棄皆英

物士衡無一失毀人成功無二義一毀敗一毀讚人之立功

底竟無一失乃欲毀之此等心術蛇蝎不如矣昔王欽若毀寇準之功命促

無子秦檜毀岳飛之功子孫滅絕究竟若公與武穆雖受毀不

磨而飲若與檣千載遺臭危人自安令人自安者如與人同處

人亦何為迷而不悟耶及禍乃薦范錡代已於是錡知永安緒得離任後盜破永安錡

舉家被害未幾李緒改任杭州路遇劫賊滅人自益自取饒益

亦舉家被害一還一報豈不捷如影響乎有幼弟三人慮其長而均分田產乃先取田私典於厚友毛烈

所謂只願已富不顧他貧是也究竟明來暗去誰益誰損陳祈

道藏輯要太上感應篇集註

追弟長止以現在產均分後以錢贖所質田烈知其故受錢畢

竟不與券祈憤甚訴之東岳祠祈與烈皆死既而祈還述其對

審時烈惟持券為證王指其心曰券何足憑止憑此心耳烈乃

伏罪付重獄祈以兄剋弟亦滅祿算釋回夫祈欲滅弟自益而

被烈劫烈欲滅祈自益而受神誅暗中銷算絲忽不爽可懼哉

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富而多吝嘗買一別墅反覆欲減價售者

情急無可奈何其子在旁曰大人可少增金兒輩他日賣之亦

得善價父愕然自此少悟噫此子所言可以醒世之滅人自益

者以惡易好物是有美惡人情愛憎因之若以低醜之物換人好

觀因以燕石換去軾初不覺既而覺之但發一笑及持流死台

州不知美玉又歸何人矣大抵世間好物原自流通得之巧失

之必巧私以私廢公枉天下之是非皆為以私廢公趙抃為御

史時與范鎮論事有隙及王安石為相鎮屢計其短於上安石

恨之一日上問鎮於安石對曰問趙抃便知鎮之為人上果問

抃抃曰忠臣也上曰何以知之曰昔仁宗遼鎮請立皇嗣疏

十九上候命百日鬚髮皆白非忠臣而何上然之既退安石口

公不與鎮有隙乎曰抃何敢以私隙而廢公道安石大慚王翱

為吏部尚書時次孫隣已蔭監生將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

曰朝廷取士至公無私汝若以僥倖中選則妨一寒士進步且汝已有階得仕又何必爾裂卷焚之此皆不以私廢公者以私廢公何**竊人之能**竊者非其有而取之之謂人有才能我明用得無罪**竊人之能**之仍當歸美於人可遂竊為已有乎高齡初年學道晚遭病魔所佑於真君真君判曰齡敗德已久鬼訟日多又嘗竊古銘記以為己文水官譴其竊能沾譽特列為巧詐之首其不免矣未幾死夫竊能不但竊人文字如竊人之謀以為己所畫竊人之功以為己所成竊師傳之教誨以為己之識見是皆欺心之**蔽人之善**凡人稍有所長皆謂之善蓋之使不事獲譴必矣**蔽人之善**得彰即蔽之也許真君在世嘗修一觀欲記其事偶得一片古碑文已磨滅因刻去舊跡勒其新記一日恍聞空中有聲曰所刻舊碑文雖磨滅而當時文人想君奪名自顯蓋早圖之許於是尋訪舊文月為立石是夜夢一人謝曰蒙君再顯吾名君亦由此證道矣夫人一文一死後尚有才與其善偶見二節婦有其名而無實蹟可考遂削之城隍廟道士夜夢二婦人泣訴云某等一生苦節死載縣志某生不訪氏行表章之反并氏名氏削去神曰此生合登黃甲既輕節義當削其祿籍令贈證諸生二婦泣拜而去生**形人之醜**人有聞之斤為妄語明年果考劣奪廩遂憤鬱而死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三

下尾集四

或偶誤或不幸當為之委曲掩護今巧為形容豈是厚道聶從儀好作詩嘲笑人後坐謗政竄死登州章齊一戲成一詩人醜畢露晚得惡疾嚼舌而死惡報多端不能盡述其最傷陰德者尤是談閨閹致人終身受污無可辯雪此等受報又豈止嚼舌而死**誣人之私**誣攻發也私者陰暗之事人之陰私最怕人知乎姚舜牧曰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聞人曖昧切不可出諸口一句虛言折盡平生之福此語誠可深省也昔劉邠劉恕同在館中邠一日問恕曰聞君昨日冒雨往州西何耶恕曰丁君聞冷故訪之耳邠戲謂曰丁方判刑部得非有所干請耶恕遂懷忿至不能解異日邠方知果有干求彼時誤中其諱耳**耗人貨財**耗消耗也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是一網打盡耗人貨財是逐漸侵漁也世間奸惡小人蠱惑愚痴於中取利愚痴墮其術中久而不覺始雖逐漸消磨終必一敗塗地為害可勝言乎列其事狀如引人嫖賭哄人燒煉唆人鬪訟代人通關節之類徐池嘉靖時人富而狡嘗欲圖徐入房因令人誘其子徐臣嫖賭累債數多遂賣此房池買得之後二子五孫俱染瘵疾設醮禱於城隍廟有乞兒迎問曰公非徐池乎昨夜我宿廟中有人向神呼汝名告汝耗其貲財吞謀產業神亦大怒池驚返遂卒二子五

孫相繼而死文奇蜀人挾燒煉之術諸貴悉爲所欺富商李十
五積貨累萬惑奇之術三年掃地遂至自經奇復在劍州僦一
屋煉藥火發延燒奇倉皇走避迷入林中爲鷲獸逐出深入溪
谷復爲鷲獸逐出竟死於燒藥之所舉此二條餘可推已○冒
起宗曰子每見權貴之門及暴富之室不肖子孫淫蕩恣靡或
身未死而產已賄鬻他家或肉未寒而人已裂據其室前人一
銖一寸而積之後人如泥如沙而棄之而彼不肖者又大半皆
聰明人也此何以故蓋因當日逞威挾智逼勒牢籠以成巨富
始而耗人後爲人耗語云來得不明去得好**離人骨肉**眞西
蓋此謂也此言又可爲貪積貨財者下一針砭
有親族不和父子兄弟夫婦參商者當曲爲調停使之和好實
修真要路也陝西袁公值闖賊亂父子失散流寓江南欲取妾
生子適有人賣一婦與銀三十兩婦至背燈而哭公詰之婦曰
家中貧餓難忍夫欲自盡妾故賣身以活之念平日夫妻情篤
一旦改事他人故不禁傷痛耳公惻然不忍犯次日送還其夫
除身價不取仍贈白金令之治生夫婦泣拜而受一日其夫至
揚州遇數人牽一童賣貌甚清夫私計曰吾欲覓一閨女報袁
公一時未得盡先以此進之因問身價幾何曰每歲一兩童十
二歲遂出十二金沽之渡江送至袁公家袁公熟視之則其子
也父子相抱大慟已而大笑此全人骨肉之報也孫侍郎洪少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三七

下尾集四

遊太學一同舍生得家書云昨夢至一官府見登科錄汝與孫
洪皆有名但洪名下有硃批云某年月日不合寫離書當除名
孫見之愕然曰事果有之向過某州適見翁媼相詬求離乞子
代寫離書輕應之實無他意不謂受譴乃爾及就試生果中而
孫下第後訪其人夫婦俱未偶因述前事置酒合之孫果登第
屢典大郡所至有離婚未嘗不婉轉調護夫洪以無心之失且
有鬼神所譴彼有意挾私**侵人所愛**與一器一物彼既愛之孰肯
挑唆離間者又當何如乎
所愛人若侵奪我將何如則貪念息矣孫泰山陽人有姨將死
以二女託曰姊撫一曰汝取其妹姨死泰嫁其妹取其姊嘗買
一鐵鐙臺歸而磨洗之乃銀也送還之又嘗用錢二百緡置別
墅將遷入聞老姬哭聲問之曰舊居相戀已久一旦爲他人得
故悲耳泰即取券焚之不索其直古人不肯奪人之好如此彼
奪人之好者能安然常享耶張該有宅宏麗以乏用典張俊千
緡俊心愛之乃厚賂牙人換作賣契後該益窘詣俊找價出契
示之該不能辨仰天洒淚而已未幾俊子孫皆失音而死夫侵
人所愛而以至愛之**助人爲非**若爲一惡事受一惡報理之常也
子孫償之何其愚耶
惡名較自己爲惡不更加一等乎丹陽縣令楊開性暴橫果於
決責惟與楊詢最厚詢明知其非不敢忤意但一切讚嘆而已

一夕詢夢神責之曰成楊開之惡者汝也開罪當坐汝亦難免未踰月果中惡疾死蓋一語讞嘆即其助也不待出力

志作威府也人立身正直自能服人若動逞意氣故作威凌此怨

良佐爲西城御史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里人不爲起乃執數輩送東城御史究治東城御史詰之對曰民等總被倪尙書誤

了曰何誤曰尙書亦南京人其掌兵部時出入里中眾或走避輒使人止之曰與爾曹同鄉里我不能過里門下車乃煩爾曹

起耶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遂不爲起不意逢彼怒也東城御史笑而釋之噫聞此言者應當愧死無俟陰譴之至矣

人求勝恥心人皆有之誰肯甘心受辱者乃於此中求勝天道好還辱人還自辱矣昔林退齋尙書臨終子孫跪請曰

大人何以訓兒輩公曰無他言只要喫虧噫從古英雄只爲不能喫虧害多少事林公此言凡勢要人誠宜大書屏右常目在

敗人苗稼得苗稼在土皆有穰神司之合家勤苦春耕夏耘始者或阻其水利以旱之或潰其隄防以淹之或縱其牲畜以踐

食之不仁甚矣泰州富安場孫某每日五更縱牛食人青苗萬歷辛亥年爲雷震死人皆以爲害農之報夫牲畜踐食所敗猶少惟官吏豪民壅泉放水所敗尤多其受報必將不止於此矣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三

下尾集四

破人婚姻破人未合前破人已合後皆破也梓潼帝君救劫章曰瀘州李挺先才高自以爲第一以好破人婚姻遂

降其籍諺云一世破婚三世窮蓋有意破婚最是慘毒之行宜受此報也○又有自毀婚姻者何元益爲其子與趙明夫議親

已定而趙女失明家計寥落元益毀其盟與單子文爲親次年父子俱喪趙女適士人葉惟先惟先登第三典大郡此事亦載

之梓潼救劫章○或問至親密友託我詢訪亦可專意和合誤人終身否曰若容貌之嫌宜爲掩飾惟其人不肖及其家世不

當聯姻者勸苟富而驕非義而致富謂之苟富如剝人肥已僥之斟酌可也苟富而驕倖獲財皆是也大抵盲越之利鬼神所

忌因福致禍往往有之況可以之驕人耶梅溪有富翁最貪鄙錢穀日積陳棟塘曰此人當有奇禍既財積不散又無一善狀

欲無殃得乎且往惟貪吝可鄙近漸驕橫是速禍也未幾爲賊所殺又棟塘見聞紀訓曰正德三年州大旱各鄉失收獨吾村

賴堰水獲熟官以災槩免租明年大水各鄉淹沒吾村獨高阜得收官又以災槩免且得買別鄉器皿價廉獲利三倍於是各

家狼戾屑越無日不揚揚樂也余曰吾村當有奇禍吾家與某某根基稍厚或止於損耗彼俞費芮李四姓恐不免未幾村大

疫四家男婦盡死越一年吾三家果陸苟免無恥罰或免死亡續羅回祿然則苟富而驕能免禍乎

也涅槃經曰無慚愧者名為畜生人當患難之時搖尾乞憐哀求苟免既已苟免便當悔悟乃反揚揚得意略無恥心是尙得為人乎昔范純仁嘗與司馬光論役法不合後朝廷治司馬黨韓維以執政曰與光不合得免或勸純仁借維為例純仁曰吾昔與君實同朝論事不合則可以為今日解脫地則不可認恩有愧心而生孰若無愧心而死乎不苟如此公真可法

推過 恩非已出而冒認之過本在已而推之於人此悖戾小人察其可用必先正色拒之既而擢用併不與言嘗曰用賢人主之事若使之知即是我徇私而市恩也恩欲歸已怨使誰當此

不認恩者曹彬與王全斌伐蜀斌殺降卒三千餘人公諫不聽及歸上怒必欲鞫勘公自誣伏全斌獲免此不推過者 **嫁禍賣惡** 前云自罪引他及云認恩推過引與推其惡顯然太上

於人人亦樂娶賣惡者如賣物於人人亦願買此等機滅甚深受報必加慘矣姚政與王虎奉命同盤大雲倉政受監吏賄虛

檣欠折正數虎不知也及事將敗政將原受金銀托漆其外以寄虎虎不疑留之後上司鞫勘政誣虎同受賄搜驗得金銀托

虎乃知為政所賣氣結而死政復用計盡將已罪坐之得自脫自是常遇虎時時發狂若與人毆擊口鼻流血既絕復甦如是

太上感應篇註集 三 下尾集四

道藏輯要

三年知州錢延年為請道錄宋之才禳救孜忽從卧榻趨出跪真武案前自陳始末延年從旁錄其語俟醒示之慙憤而死

沽買虛譽 曰譽者名也沽買有用賄邀致行術招引之意陳希夷名亦清流正上身被榮名必遭困抑或子孫多不昌所以然者

沽譽者其折挫更何如乎梓潼帝君有云假行竊名最撓神怒夫博名於人而干怒於神豈為善計乃今世之人迷而不悟甯

為神嫉不為俗非如居官本不廉要人稱廉本不公要人稱公買囑薦揚刊刻碑頌種種欺世之事方且自謂得計甯畏鬼瞰

其旁耶又如假名士假文章假道學假節義互相標榜廣通聲氣一日敗露聲名俱喪往往名士得禍其慘更甚於平流則務

虛名者又不可不戒 **包貯險心** 貯藏也包藏於心人不能窺也世福已也不可不戒

即不加之於人已足滿腔惡業矣况既存諸心未有不見之行事者乎故佛經謂修橋補路不如先平心地心地既平一切皆

平挫人所長 前云蔽人之善又云挫人所長挫較蔽更甚蔽是曲造就以盡其才反行挫折使之志銷意喪乎穆修以詩著名

真宗見其詩大加賞嘆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不薦來丁謂一言

沮曰此人行不逮文上由是不復問護已所短此與知過不改
謂挫人所長如此所以死無葬地也護已所短有別蓋知而不
改特不改耳未必故為掩飾也護則有多方掩飾之意如人有
病亟須醫治諱疾忌醫必為一生之害矣冒起宗曰凡人護短
初念或畏人譏彈或徐圖改易眼前雖彌縫得好心上還打點
不過始遷延不改則認非為是久假不歸始猶欺人終且自欺
是以病入膏肓竟不可救短其可自護乎○護短不獨自己一
身凡子弟家人及吏胥門客所作過惡皆因我而起不能防檢
反養成之亦乘威迫脅志作威又加一等蓋動逞威凌取快一
是護已所短乘威迫脅志作威又加一等蓋動逞威凌取快一
時與乘借威權恣行逼勒為惡雖同輕重自別如為官者因不
服而逼之使服財不與而逼之使與以至興一工役刻期取完
催徵錢糧急於星火皆威脅也又如富貴之家借勢橫行女不
從淫而逼之使從從產不願售而逼之使售以至逼索債負倚強
取盈收歛租稅錙銖務盡亦威脅也人怨天怒其不受報者鮮
矣○梅侍郎衡湘公初為固安縣令邑中多宦為梗一日有中
宦饋公豚蹄乞為追負公烹蹄召中宦飲併召負債者至前訶
之負者訴以貧公叱曰貴人債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少遲死
杖下矣負者泣而去中貴意似惻然公復呼來感額曰吾固知
汝貧然無可如何也亟賣爾妻與子持錢來雖然吾為汝父母
太上感應篇集註

道藏輯要

何忍使汝骨肉驟離姑寬一日歸與妻子訣別此生不得相見

罕

下尾集四

矣負者聞言愈泣中貴亦泣辭不願償為之毀券嗟嗟世之乘
威迫脅者特未念其驚妻賣子一段縱暴殺傷凡為將相而橫
光景耳誠念及此尚忍乘威迫脅乎縱暴殺傷凡為將相而橫
殺眾生皆是也天道好生人命至重彼無心致人於死者冤報
尚自不爽況乃縱一日之暴乎宋王韶經略熙河殺人甚多晚
年飯依禪門嘗悔前事一日問祖心禪師曰昔未聞道罪業良
多今聞道矣罪業滅乎曰然則聞道矣奈債主不放何歸即言動發
償乎韶曰必償師曰然則聞道矣奈債主不放何歸即言動發
狂尋背疽終日合眼醫命開視韶曰有無數斬頭截脚人在前
安敢開遂死語云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為將者
念之哉至物之於人軀殼雖異命無兩般但試自觀我今有病
肯遂死乎不免求醫問卜以冀速安大限若至亦肯死乎又不
免祈天禱地以求增算我既畏死彼甯不畏我既貪生彼甯不
貪物尚如此無故剪裁正非甚不得已何忍剪裁至羅綺之類
尤宜珍惜古人謂一片之衣千蠶之命今世于綾錦緞疋視為
泛常獨不念及於此乎永樂十二年上坐便殿裏衣袖敝垢納
而復出侍臣贊聖德上曰朕雖日易千衣亦可但念當惜福耳
夫以天子之貴猶思惜福何況士庶自俗尚不古士庶之家競

習奢靡至有以乳哺之年便衣錦著帛者其為暴殄尤甚恒見
問巷中履穿衣敝之子半屬當年紈袴之兒折福招報感應不
爽深可畏也獨不聞袁了凡內人之說乎了凡初無子後生儼
其母為作冬襖將買絮公曰絲綿輕煖家中自有何必絮母曰
絲貴絮賤吾欲以貴易賤多製絮衣贈族中寒無衣者公喜曰
誠如是此子壽矣後儼登進士不獨壽而且貴凡為父母者為
幼子惜福當**非禮烹宰**養親祀先敬賓諸大禮所在或不得已
以此思之**非禮烹宰**而烹宰若徒供口腹致害生靈其罪大
矣蘇東坡曰予少不喜殺生近始能斷有饌予蠲蛤者即放江
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便令不活亦愈於烹煎何忍以口腹故
使眾生受無量怖苦胡廬山曰世儒語不殺生則必為曰佛教
是亦未考於聖人之訓也禮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
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不殺則有故而殺者無幾矣孟子
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夫見殺聞殺不食
則不出見聞而食者亦無幾矣孰謂聖人之教全不戒殺乎今
人殺心未斷惡業日增或一食而斃數命或一羹而傷百生或
生蠚投糟或養魚造膾或取嫩胎或食脆肉百計烹熬難可名
狀姑無論殺業滿前昭報不爽試一深思冥念安忍殘毒至此
也至于六畜之中惟牛最苦私宰耕牛律有明禁尤宜永戒元
帝垂訓曰夫牛者上天元武之精下土太牢之氣非郊祀不敢

道藏輯要

太上威

集註

聖

下尾集四

用非天神不敢歆其形上應天星其力下興地利有功於世無
害於民殺之者國有刑法食之者幽有禍愆牢字從牛獄字從
犬不食牛犬牢獄可免太乙牢山俱有真形食之三日魔神攝
精戒之三日名上玉清牛食百草與人何害人食百物牛犬可
戒居官者循是說而多方**散棄五穀**散拋散也棄置也五穀
可散棄散棄者或在田拋撒而不收或在倉使之朽爛或置之
踐踏之下或委之水火之中以致天降凶荒水旱海至飢饉之
報皆自取也昔劉元真於終南道中逢一貴人呵從甚盛元真
問何往答曰某山神也上帝以麥大熟人不知愛使降霖雨收
其半耳既而果然則五穀其可輕棄乎天府吏魁沈判司屢世
敬奉元帝一夕夢帝謂曰家人拋棄五穀罪歸家長汝奈何聽
家人狼戾全不覺察數日大厄至矣夢覺入厨下視之果然沈
判令家人盡出泛湖約以湖上相候家人出乃淨淘溝中棄飯
加椒菜為炊以待家人日晚候沈不至怒歸餒其爭**勞擾眾生**
取食之踰數日方道其故家人由是相戒沈竟無恙**勞擾眾生**
我身欲安孰不欲安我身欲樂孰不欲樂若以安樂自處而以
勞擾待人真不仁也宋熙甯間新法方行民苦煩擾邵伯溫初
入仕請教於程明道先生先生曰凡奉行官司文書於其急處
能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此誠仁人之言哉明成化間朝廷好

寶玩中官言宣德朝曾遣王三保下西洋獲寶無算上因命兵部查西洋水程時劉大夏為部郎中先匿其冊尚書項忠使都更遍檢不得公語項曰三保下西洋時勞擾軍民死者萬計縱得珍寶何益舊案雖在亦當燬之何足追究有無耶項降位揖謝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屬公矣後果為兵部尚書○劉夢震曰玩眾生二字所該甚廣非單指百姓也百姓其一耳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事出無心偶至破之惡已不小況為之

有大家兄弟爭財因唆弟訟兄結合官吏破其家而有之兄弟俱抑鬱死信夫由是富二十餘年至元戊寅遭反謀牽連結訟到縣見吏儼如其弟抑令招承忿而訟吏於府見府吏儼如其兄復抑令招承家產既罄與妻女子息八人俱死於獄○亦有其人取我財寶而我不忍破其家者海門崔鎮以稅金五百兩付銘工工欺其無證而負焉鎮變產以償後王端毅公為守廉得其狀命訟工對曰鎮家已破若訟之是又破一家也銘工泐聞而感愧遂舉前金還之鎮子潤孫崑曾孫桐相繼登第

放火以害民居

長春真人曰修橋補路拯溺救焚皆大方便事

害民居甯為上帝所容乎宋楊丙所居近河歲積芻茭幸河決賣以取利因屢誘奸民穴堤郡官趙昌言知其事一日值秋潦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聖

下尾集四

堤吏告急昌言命吏竟取丙家芻茭以充堤用將丙送獄根勘伏罪此決水害民之報李轅最孝母一夕有客來投宿轅適臨溪烹雞既具飯不以供客客怒不食轅曰母病思肉故烹一雞不及君也客愈怒而出是夜屋後火起將及廬忽天雨反風火滅隣人奔視見客卧火中火炬猶在手人已死矣此放火害民之報若乃護堤防水亢旱防火此有司之職苟為有司者因循怠忽致民居有漂沒塗炭之災

奈亂規模以敗人功

此與毀人成功有別

一則功已成而毀之一則功未成而敗之一則傾危排謗明示其毀一則肆志紛更陰敗其功也規模如一切律令政教之類凡人作事不知如何籌畫然後定為規模此雖一人之功而天下之安危得失或皆賴之若亂其規模致功業立敗罪莫大矣昔襄朔之役楊業奉命進討時賊正攻寰州業與監軍王侁計曰我師一至賊必悉眾以迎公等伏兵石碣谷口吾引賊至此縱兵擊之必獲大勝既戰侁乃以賊為已遁欲爭其功引兵而去業至不見一兵遂受擒非侁沮之功已成矣王侁當為業兵嚮食斯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器物如耕之犁鋤匠之斧鑿武之刀仗文之紙筆之類即器物極小而用所必需皆不可缺今損其器物令之臨用無措心術壞矣甯無罪報朱少傳國楨曰浙有二生俱春秋有名秋試前一夕

一生密取彼生膽真筆嚼去其穎及入場抽用已盡禿矣慟哭
欲棄卷出假寐間覺有促之寫者起視筆依然完好寫畢仍禿
筆也交卷至二門遇彼生迎問曰佳卷得意否謝曰但得完卷
耳其人面發赤明日嚼穎生貼出不得終場禿穎生竟魁選可
見損人器物徒自見他榮貴願他流貶凡民有四而榮貴者獨
損耳何損於彼

偶然或由夙世培植福基或由祖宗積德所致見之者正當追
慕其前修豈可妄生惡願且願之流貶能即流貶乎徒自造意
業耳宋盧多遜貶朱崖李符謂趙普曰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
不甚惡春州雖在內地而至者無生還易若改竄春州普不答
未幾符亦坐事竄宜州上怒未已或以符語奏上即日將符改
竄春州到未浹旬而卒願他流貶者鑒此或曰此是口出惡言
不止心生惡願矣曰人有惡心必有惡言觸事即發總由心起
彼心生惡願者但未適逢其會耳設使適逢其會能不肆其毒
害如李符乎故太上於此直從源頭起處勘之如願人有失見
願他破散願他身死起心私之便生咒恨等語皆是此義見

他富有願他破散來此可敬不可妒也抑或苦心營力經營起
家飢不敢食寒不敢衣及其既富常受眾怨此可憫不可妒也
縱使富而不賢會有敗時在我何可起心願其破散此縣周義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聖

下尾集四

大富而恣橫同郡孫識之常從容勸戒義夫輒怒罵識之恨之
曰吾且伺其敗也後義夫以事繫獄適識之登第為本路漕官
竟處死籍其家未一載識之家遇寇一且破敗無異義夫夫識
之且伺其敗一語所謂願他破散也後事權在手竟如其願而
行甚矣惡願之不見他美色起心私之德取禍亦莫過此嘗即
可發也如此夫

百惡淫為首一語思之世間惡業無窮何至以淫為最蓋淫念
一生諸念皆生邪緣未湊生幻妄心勾引無計生機械心少有
阻礙生嗔恨心欲情顛倒生貪着心美人之有生如毒心奪人
之愛生害殺心廉恥喪盡倫理俱虧種種惡業從此而起種種
善願從此而消故曰百惡淫為首夫一動淫心未必實有其事
已積惡造罪如此况顯蹈明行罔知顧忌者耶陰律云姦人妻
者得絕嗣報姦人室女者得子孫淫佚報世有忠厚善人而身
後不昌才士文人而終年潦倒者其病皆由於此今欲斷除此
病當自起念時截斷病根太上不言私他美色而言見美起心
意可知已昔陸仲錫生有異才年十七隨師邸某居京對門一
女甚美仲錫與其師屢窺心動師曰都城隍最靈汝試往禱或
當有合遂禱之是夜夢與師俱為城隍所追大加訶責命查其
祿位吏檢簿陸某下註甲戌狀元邸某下無所有曰陸某奏聞
上帝削其祿籍邸某抽腸夢甫醒而館僮敲戶報邸先生絞腸

痧死矣後仲錫終身貧賤如神言夫人淫心一動神鬼森羅已無不察即不瀆告神靈能不為神靈譴責乎善乎謝上蔡之言曰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人能悔罪則邪念日消自能當境操持矣試舉一二能持者言之曹鼎初為泰和典史因捕盜獲一美女於驛亭意欲就公公奮然曰處子可犯乎取片紙書曹鼎不可四字焚之終夜不輟天明召其家領回後殿試對策忽風飄一紙墜硯前有曹鼎不可四字於是文思沛然狀元及第王華餘姚人館於富家夜深有一妾出奔公不納妾出一帖示之蓋主人親筆云欲求人間子公批其後曰恐驚天上神次日即辭館去明年富家設醮拜章道士久不起主人訝之道士曰適至天門見放來春狀元榜問記名否答曰未見名只見馬前彩旗上書欲求人間子恐驚天上神二句次年狀元及第果王華也羅倫赴會試舟次姑蘇夜夢范文正公來訪曰來年狀元屬子矣羅謙不敢當公曰某年某樓之事誠動太清以此報子耳羅因憶昔年曾拒奔女於此樓夢當不妄及廷試果然若此皆報及其身者鎮江靳翁年五十無子訓蒙金壇其妻鬻釵梳買隣女為妾翁歸因置酒於房謂翁曰吾老不能育此女頗良或可延嗣翁俯首面赤妻出反扇其戶翁踰窗出曰汝意固厚但此女幼時吾嘗提抱之今不可以辱遂謁隣人還其女次年夫人生文僖公十七歲發解位至宰輔餘干陳醫師嘗醫活一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留

下尾集四

貧士士感之一日薄暮假宿其家值士出館母命婦伴陳宿報德陳拒之婦曰姑意也陳曰不可婦強之陳連曰不可不可後幾不能自持遂取筆連書曰不可二字甚難天明乃去後陳有子為士應鄉試考官棄其文忽聞呼曰不可復閱其卷又欲去之又聞呼曰不可不可因細詳其卷決意棄去忽聞大聲連呼曰不可二字最難考官不得已錄之揚州高尙書父販貨京口客寓中時聞息香撲鼻一日忽見壁隙中伸進一枝公從隙窺之見一少女獨坐次日公訪之主人即其女也問何不字人答曰擇壻難耳數日公訪得一壻白主人曰吾見高鄰某郎甚佳欲為令愛作代何如曰吾意亦屬之但其家甚貧恐畢姻後不堪作家計耳公曰不妨吾當借貲與之是日即為說合贈數十金公歸夢神語曰汝本無子今賜汝一子讀書可命名銓踰年果生一子後登進士仕至尙書若此皆報及其子孫者大抵人之一心平日能持則富境自定從來有平日搖搖當境能不染者也今人於色界中未見則先思見既見則欲貪見枝牽蔓引必欲陷入火坑而後快彼云人禍不及我謂天刑難逃矣○蔣善曰見色起心固屬不可至於言之聽之尤宜謹戒蓋邪褻之語最能炫惑人心言者不知其非聽者方以為快其實是自生煩惱徒多罪障也劉夢震曰凡人談及淫蕩之事人皆樂聽若能援引果報曉勸愚蒙亦何嘗不造福利獨不聞如皋冒起宗

之事乎起宗為諸生時讀書暇輒莊誦感應篇戊午入闈病甚昏瞶中竟不知何處下筆及登鄉薦赴督學親供見墨卷字端楷如常疑有神助已未下第歸發願增註此經因念好色損德尤甚於見他色美二句下備列報應以誠世人時塾師羅憲岳助寫後憲岳歸南昌戊辰正月夢道粧三人一老翁中立二少年左右侍老翁手持一冊左顧曰爾誦來羅竊聽愕然曰此盲公感應篇見他美色下註語也誦畢老翁曰刻中復右顧曰爾咏詩即咏曰貪將折桂廣寒宮那信三千色是空看破世間迷眼相榜花一到滿城紅羅醒即作書併詩寄其子及榜發公果登第八月公歸其子呈羅書惟詩中榜花二字不可解後偶閱一書有云唐時禮部放榜姓氏稀僻者號榜花乃知言姓實應之後官至憲副觀此則色之一關可不慎哉我願世人甯甘朴拙莫美多情縱有邪緣且思陰報若謂腐言不堪入耳負他貨豈往事盡屬虛誣自病自療惟在發其源而治之可也

財願他身死 目下未還常思憂負勤思還也中誠經曰欠他債負願其死現生便是豺狼來世甯逃犬馬亦愚甚矣永嘉徐輝嘗借丹陽一大商千餘貫未及償而商死商家不知亦不復索後輝生一子甚聰俊輝切愛之八歲大病召醫市藥貨財耗盡而病不減一日忽語所親老尼曰我欲歸去尼曰此汝家也汝復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聖 下尾集四

何歸曰我丹陽人也徐公貸我錢千餘貫幸我死不償今來取之耳言訖遂絕夫輝無願商身死之心不過因其死而私幸耳且還報不爽如此彼願 **干求不遂便生咒恨** 財物求寬宥之類其死者又當何如乎

不知愧恥惟務干求已非美德若不遂而咒恨尤小人也抑思我知求人本非正理安能必其遂意此不遂之根原自我帶來何關於彼故咒他實自咒耳陝西夏縣張姓性好鬻緣少不遂其請則百端嗔怒詛咒誹謗無所不至後七竅流血而死咒恨之報應 **見他失便便說他過** 失便即失意之事也人生百年豈當如是 **見他失便便說他過** 能事事如意有失便處或是數之已定或是變之偶值若見人遭此即摘他平日短長謂宜有此失意事是為幸災樂禍能無報乎李熊以文行著名有疾不起妹婿何時揚言曰此郎素負能幹今日如何聞者莫不薄其為人逾年時亦死豈非口舌輕薄之報乎至於後學之士往往以成敗輕議古人尤為可笑班固作漢書謂司馬遷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自全乃固以黨竇氏竟拷死獄底視遷之官刑更重范曄作後漢書論班固身陷大戮智及而不能守乃曄以謀逆故竟殞厥宗視固之得禍更慘人之智如目睫然能見人不能自見大率類 **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 謂之天刑見之者正當生此不可不戒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果

下尾集四

悲憫心何可訕笑訕笑之根起於輕侮種隙深矣孫文懿公貌
陋起試京師縣令李昭言戲之曰似君人物有幾人耶是年聞
懿以第三人登第未幾判審官昭言方以選人赴調一見大慚
遂解綬歸古人形奇貌劣者多至大貴徒以外貌取人豈不盡
乎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挫人所長貶與排無論已蔽則猶有
幽錮之意挫則尚有摧折之慘此則又進一層曰見他才能可
稱而抑之蓋可稱而不稱即是抑也較前二條罪似少輕而推
勘愈細太上之憐才何其至乎大抵天生才能不能自顯於世
必有為之先者稱道而表揚之今可稱不稱不抑而抑是逆天
矣逆天不祥豈得無罪昔龐士元性好獎借或過其才人問之
龐曰方今世教衰微善人常少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企慕而
為善者益少矣今拔十得五猶得其半以之興埋蠱厭人也埋
蠱厭人是刻木埋之於地畫符咒以魘制人也按元都律考之
人生為巫覡皆是先世獲罪之人今又為人行魘制之術是愈
增其罪矣然有起心而使之為者其罪更甚於巫覡昔呂用之伏
誅軍人發其中堂得一石函內有一銅人身被桎梏背書高騏
姓字是以高騏每為用之所制噫高騏既為用之所制用之矣
為及於戮當如埋蠱魘人未能害人適足以自速其禍也

用藥殺樹一草一木皆具造物生意故高柴方長不折孔子稱
伐之往往得禍夫伐且不可況用藥殺之乎用藥殺之者或他
人之樹已不得伐而暗用藥以殺之也近有一人家因隣宅大
樹一株遮碍風水乃暗用皮硝皂角水灌之樹死兩家俱敗則用藥殺樹果何利乎志怒師傳前云慢其
之樹死兩家俱敗則用藥殺樹果何利乎志怒師傳先生此復
云志怒師傳蓋志怒之罪更甚於慢也古人事師之道無犯無
隱凡有所教皆當虛心和氣以受之何可志怒志怒者必是薄
德無福之人也抑尊師重傅太上之訓人為子弟者固然然為
師傅者亦當自盡師傅之職乃世有浮薄之士受人子弟重托
而終朝燕惰虛糜館穀或改真作偽欺蒙父兄甚者引誘頑徒
作諸不肖誤人子弟如此則其獲罪於太上更不待言矣昔鄧
至為塾師教人以誠熙甯九年神宗御集英殿第進士至長子
綰為翰林學士侍立上前及唱名至其弟綰縮下殿謝又唱至
其二孫綰又下殿謝上顧而笑王恭公從旁贊曰此其抵觸父
父鄧至盡誠教人所致也嗚呼為人師者可以法矣抵觸父
兄報父母生我劬勞辛苦長養教誨冀其成立以是恩德昊天難
相傷是傷父母可抵觸乎兄弟分形如手如足一切痛癢無不關心苟或
解喻反身自修萬一父兄執迷不返亦須和氣平心久自調治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聖

下尾集四

若少有忿氣至於抵觸根本既虧鬼神必厭絕之矣昔張義每旦必告天消平生罪過一日被攝至陰司陰君示以黑簿簿中罪目一一皆已勾破惟餘一事不勾細視之乃義幼時於刈禾處張目反顧其父又微罵數語以此不赦蓋天津不孝之罪不通懺悔故也義大懼即日削髮為僧入山修道臨潼殷貴兄殷富貴素欺兄嘉靖初死三日復生匍匐向富叩頭曰弟今後再不敢欺兄矣富訝問故貴曰貴始病革被卒拽赴城隍廟跪階下殿上厲聲曰汝何得欺兄罪杖百鬼拽貴下將行杖貴惶懼大呼曰貴愚蒙自今改過即聞殿上曰汝果能改姑免杖放還見鄭優一家皆被拷掠痛聲不忍聞因一跌而寤隨問鄭優家皆疫死矣此可為抵觸者戒按抵觸二字凡語言詞氣強取強求分所不當得而必欲得之故謂之強以人供我曰取以我于求人曰求泗川張御史語所親林繼曾曰予昔按雲南時夜獨坐有朱衣人現前曰某為公守藏神待公久矣予曰金何在神指座下視之果有白金千兩因語神曰御史豈得携此神曰願得鄉貫帖送至公家子書焚之神遂隱比復命同年某託薦一官強納二百金歸而夜禱前事神復至僅存八百金問其故曰某同年金是也悚然愧謝強取者鑒此臨安沈一性最貪開酒庫於錢塘門外一日將二鼓有貴公子五人來飲沈意其為五

道神也叩求曰得遇尊神一生遭際願求小富貴客笑曰不難令一卒負一囊授沈沈拜受摸其中皆酒器也急携入城又慮有聲為人詰問悉隔囊拋匿歸家喜謂妻曰我得橫財矣妻開視驚曰此似吾家物因啟篋驗之皆烏有矣沈大慙強求者鑒此大抵世間一切得失皆有定數數不當得即即父之財子亦不得而有之況可強之他人耶嘉興一賈人積銀數百兩貯磁甕以金釵二股置上埋地中出商於外不料其子窺見竊發之視甕中惟清水一泓耳以手探之無物封蓋如故父歸發甕問妻曰吾藏金誰曾發耶吾所置金釵在好侵好奪以詭計暗取上今在下何也後子言其事因共嘆息

好侵好奪以詭計暗取

何可孽孽好之既好侵奪則所侵所奪者自難消受暗裏填還將必併其本有者皆失之矣畢和以苛刻立業凡田產與之相隣者百計欲侵之及其有急而賣則陽拒之曰我不欲也既復使人陰鉤之及至則又曰我實不欲也其人無奈只得減價以就及成契則又曰我銀不便期以某日來取及取時或以色銀或以米穀湊而與之原數併不得全平生所為類如此後景長子以人命繫獄破產而死次子流落乞丐死於他方嗣竟絕此好侵之報也林達為人姦柔里有墳地一區風水甚吉達思圖之乃僞立文券稱其父未故時賣與某不能辨嗟恨而已達遂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異

下尾集四

遷其父葬之是夕即夢父語曰福地在心不在墳塋安有奪人之地而子孫得享福利者乎今絕祀矣未幾達死其子亦死此好奪之報也○按侵奪不據掠致富貨物皆因客人被溺撈取止出地凡一切貨物皆是據掠致富貨物皆因客人被溺撈取貴財或因賊寇經過乘豐劫掠又其甚者如為官吞剝百姓盜用公帑為吏科斂民財偷取庫藏皆屬掠也以此至富焉得受享巧詐求遷遷而濟以巧詐則其心術不端甚矣况人生功名利鈍落地已定即營營終身何加毫末徒為鬼神訶責耳西谿龍震在京邸同年某行人過之告以將遷湖廣楊暫註門籍覽曰湖廣非遠差况尊翁在堂便道歸省豈不善反欲避耶行人曰不然吏部將選科道若承此差恐不得與選吾姑避之則揚子山當行霓止之不聽遂稱病註門籍纔一二日吏部即開選行人勢不可即出楊竟應選得吏科給事中行人仍得前差徒自恨而已噫一以巧詐求之一以不巧詐賞罰不平前云賞及得之世間凡事似此者極多豈獨官職均之一罰而輕重狗私為不平也賞罰既不平人心必不服積怨招禍率由乎此故逸樂過節是國語謂民勞則思善逸則思淫太上又以此為戒

逸樂過節是國語謂民勞則思善逸則思淫太上又以此為戒

憂患死於安樂是不欲人樂也况逸樂可過節乎過節亦非必驕奢淫佚凡志氣昏惰貪戀安享以至服食日用不遵常度皆謂之過節逸樂過節不促算則招殃必然之理也范文正公嘗言吾每夜就寢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若相稱則寢睡熟寐苟或不然則終夜不能安枕人能存心敬畏如此又豈有逸樂時耶南蘭黃含仲曰人無壽夭祿盡則死是以一生財祿皆有定數服用之際豈宜過享譬如人有錢一千一日用盡則明日無有一文若日用一百則可至十日日用五十又可用至二十日凡人苛虐其下居官而酷責吏民處家而過撻婢僕惜福當作是觀皆苛虐也○居官法戒前已略見矣

請得專言處家之義洪州司馬王簡易得腹疾中有塊隨氣上下既絕復甦謂其妻曰吾舊使小奴偶因約束太嚴遂至斃適至陰司被小奴持訴不可解今腹中物正彼作祟吾不久矣妻曰小奴安敢如此曰陽間有貴賤陰間則一般也未幾果卒嗚呼孰謂奴僕下賤遂可任吾苛虐乎即主僕之分宜有貴賤念彼父母深憐痛惜豈不相同一旦勢不得已沒身歸我割肉剜心已自難忍我復從而苛虐之豈有人心者所為試一返觀我之兒女供人打罵我能忍乎筋疲力盡我能忍乎一旦有疾幽置別室我能忍乎我不能忍便知他人父母亦復如是是以苛虐之事仁者不為也昔楊誠齋夫人年七十餘每冬月黎明躬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

下尾集四

詣厨下作粥一釜遍給奴婢方令服役其子東山請曰天寒何
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清晨寒冷須使腹中有火氣乃
堪役使耳古人愛恤下人如此真可為法戶部尚書馬森父年
四十止生一子甫五歲夫妻寶之婢偶抱出門失手跌傷左額
死封翁見之呼婢奔避自抱死兒入太夫人驚慟幾絕撞倒封
翁者數四索婢撻之無有婢歸母家日夜祝天願公早生貴子
次年遂生森左額宛然赤痕也夫奴僕犯罪之大者孰如死其
子此事尚可恕又何事不可寬乎袁氏世範曰奴僕下人天資
多暗作事多乖又性好忘囑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不是
自以為是又性多戾輕於抵對不識尊卑所以主人使令動輒
觸怒其言愈辯於是箠楚加之或失手至於不測者有矣凡為
家長於使令之際有不如意當云天資愚蠢宜寬處之多教誨
省嗔怒主人胸中亦覺安樂即或犯事當懲治亦不可親自鞭
打惟徐徐責問令他人執而行之既已懲治呼喚使令顏色便
當如常庶無他事至於婦人秉性褊慢不識道理其責備下人
尤非丈夫比須是平日常以待奴僕之理喻之不可縱之扑打
家中子弟亦不許擅打奴僕有事當令告之家長婢僕既欲其
出力辦事不可不察其飢寒宿卧去處亦當留意冬時風寒夏
日蚊暑亦須為之檢點庶幾仁人之用心也噫恐嚇於他恐嚇
此論為家長者皆當手書一通置之座右也

一是遇人急難不行安慰故倡其勢動其憂恐一是圖利修怨
虛張聲勢使之怕我冀遂所欲皆是恐嚇與乘威迫脅者不同
夫人有怖畏尚為曲為寬解乃反以危言恐嚇或致非命則孽
自我作能無報乎李舜卿以佃戶張三欠租必欲令還致自經
死孫李明以女使與小奴作過必欲根究致投水死雖其自殺
實我殺之為其恐嚇使然也太上業報因緣經載此二事以為
戒怨天尤人者必因積累薄而受享亦薄也於天何與於人何
尤荆門楊大同素侈縱貲產費盡貪苦無聊每怨天不公恨親
不顧一日遇一少年忽不見欲出無路忽聞數人大叫捉賊毆擊到官
至一所少年忽不見欲出無路忽聞數人大叫捉賊毆擊到官
乃是半夜入一巨室不能分理遂死然則天可怨人可尤乎
訶風罵雨疾風暴雨皆有神主之禮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雖
多則怨勞晴多則怨旱風烈則怨暴不思陰陽愆數關合爭訟
俱各方造孽所致乃敢呵罵之能無愈增罪逆乎
見人爭訟善言勸解使兩得安樂功德不小豈可三言兩舌面
是背非鬪合成乎崔燿於開元寺見一乞食老嫗足蹶覆人酒
甕被店主毆擊燿趨解曰酒直幾錢曰直一貫燿脫衣代償老
嫗不謝而去異日遇諸途乃曰蒙君解難吾不敢忘吾善治贅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辛

下尾集四

疣今有越井岡艾少許相贈若遇贅疣一灼即愈其後遇一僧
贅垂於耳依法愈之由是知名延之者眾遂富或曰老嫗即鮑
姑也由此觀之見人爭訟不當解釋耶永福縣薛敷工刀筆每
代人寫詞狀翻亂是非由是積有中人產一日請道士鄭法林
設醮法林伏壇下良久起言表尾批云家付火司人付水司不
知何故迨旬月室中無故失火家財燒盡數挾巧筆欲過江湖
口中流涎折擊身墜江而死則關合爭訟獲罪不小安可不戒
至於訟息止爭尤是當官第一事有民社之任者更宜留心也
鄭瑄曰今人詞訟到官多是生事造謊一人訴詞必牽引多人
以爲未辨是非且得追呼一擾耗其錢財耳則反坐之律可不
嚴乎嚴反坐之法則虛妄者知儆而訟自稀矣然又有法焉訟
期宜少宜緩蓋人有一時忿激便欲投詞需日稍久怒解事定
必有和勸而不復來者
妄逐朋黨 胡嘉棟曰君子原無黨小人
此亦息訟之一義也 朋黨一網打盡然得志未幾而天災人害未有不並至者如曹
節王甫已事可鑒也按此則逐爲屏逐之逐○劉夢震曰逐隨
逐也朋者五倫之一黨欲何爲不過借眾以凌寡濟惡以欺善
利盡則疎勢盡則散一或妄逐未有不墜坑落阱者上而士大
夫下而後生小子皆當痛戒也此句緊接鬪合爭訟句明是小
人分門別戶互相攻排曩作屏逐之逐者非也愚謂長公說爲

是用妻妾語 妻妾爲人內助苟有善言正當從之但婦人賢明
短長語似中竅故爲丈夫者易於迷惑或畏其悍戾惟命是從
或惜其嬌癡有言必聽近則一家離心遠則終身受累敗亡之
禍率由此已洪武中下詔褒鄭濂累世同居居徵至京師問其治
家之道對曰惟不聽婦人言帝深嘉之則妻妾之語其可用乎
王經事繼母不孝奉養殊缺經有二子相繼暴卒經亦喪明始
悔前非每自言曰此皆水邱婦教我至此後經卒水邱婦病癰
亦卒青田居民倪九惑於婦言謂其生母原爲婢妾不認其母
終歲置母庖爨下略如老婢而身與妻子安享自如時新穀方
熟令母烹雞治飯飯未熟忽暴風疾雨有大石自山巔裂墜正
壓倪九寢室石復破壁而去一夫一婦一兒皆斃焉陳中洲快
其事作誅逆嚴記夫用妻妾語而背父母此固其罪之大者至
於離間兄弟侵欺鄉黨偏私兒女凌虐婢僕種種惡語又當隨
事省察若夫聽信妄語薄棄正妻尤人情所易違父母訓生育
惑而不可不慎者太上因妻而及妾有以夫
違父母訓 生育
功作造化既生矣前濯以時乳哺無缺推乾就濕慮病防危悉
心護持然後成人既成人矣又須男教以學女教以工漸漸長
成婚嫁時至擇婚辦嫁耗損精神事尚未周晚景已逼人命無
常流光易失今日維存明日難保萬一蹉過生死永隔即欲訓

誨胡可得耶况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其諄諄教訓無非望我成
立即使鞭扑頻加終是愛我念我今乃肆行已意有言不從或
浮沈順之陽受陰拒此等不孝之罪真為天地所不容矣昔驚
潮費宏為翰林時與關中某同年對奕爭勝戲批其頰某不悅
公悔曰往請罪終不出費封翁聞之大怒乃封號一竹板送至
京邸令公自扑公持父書及竹板登其堂自扑三次某始出抱
頭而哭公訝問故某曰公尚有父督責我求督責我者不可得
也於是大慟自此相好如初噫不違父訓如費公者誠人情所
難而關中某公數語得新忘故而衣服器用大而親誼交情皆
有新故新者終成故故者昔曾新可遽忘耶天順中都指揮馬
良最為上愛妻亡上每慰問適數日不出上怪之左右以新娶
對上怒曰這厮夫婦之道尚薄豈能事我耶杖而疎口是心非
之今人於妻妾間得新忘故者多矣鑒此可發深省口是心非
舜心同桀紂口誓山海恨深吳越者最難測度以此而誑庸愚
之辭昔庾道季久病設醮祈祐保命真君判曰庾道季平生為
人心口不同自少及長善功無一罪過已貪冒於財欺罔其上
定死在旦夕佞神求免得乎數日果卒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至

下尾集四

索取無厭曰貪昏昧無耻曰冒人臣持已以廉事上以忠乃大
節也今以貪財之故至於欺罔上人大節安在縱令一時富貴
子孫其能久享乎紹興某布政巧於貪饕及敗官歸買田十萬
畝富甲一郡止一子一孫淫賭無節皆天死布政復染癰瘕不
數年間家貲已盡矣將死時忽瞪目口吟曰我官至布政不小
田至十萬不少我手中置我手中了不曉吟畢遂卒歸安仰思
忠精於堪輿六合尹林克正延之入閩為其姻某氏葬父得一
地甚佳方點穴間雨驟至遂下山是夜思忠夢一老人告曰此
地切勿與某此人為果如夢中所云遂託故辭歸越二三年間
意矣思忠明日訪之果家爭墳地致死人造作惡語謾毀平人
其鄉人則某氏與勢葬家業亦凋落矣造作惡語謾毀平人縱
有過亦當曲為掩護若本是平白無辜之人而乃編造流言捏
作穢事亦讒毀之豈得不反招惡報乎陳良謨曰余昔參楚藩
時公安縣白教諭會試入京有太和山道姑造衙化緣其妻以
教諭名書簿施銀一兩又與紵絲一丈繡幡甫去而同官妻過
訪曰適疏簿乃上司出給者見儒官與道姑往來恐為累不小
白妻信之急令人追尋不獲旦夕怏怏比教諭下第回取紵絲
裁衣却又剪動益不自安遂自縊死後撫院林公會議賢否冊
謂余曰白教諭姦學吏妻其妻有言勒令縊死豈非狗彘余口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至

下尾集四

然乃述所聞以告公是矣即奮筆抹去考語白因得陞國子助
教余轉官閩臬見林公於莆田公指隣家曰此吳姓者向爲公
安訓導毀自教諭者是也後陞萍鄉教諭亦爲同僚譜歸過鄱
陽湖舟幾覆僅以身免今且無聊矣吁昔毀人稱直此所謂計
自謗人今爲人謗報施之說豈不信然
與造作惡語者不同夫正直之人本忠厚當言即言使人知
改所謂直也若毀者污人之名快已之怒薄德已極而猶託言
直道以疎人聽豈不可恨程伊川先生曰君子於人當於有過
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今之好譏議人者每每舍長
取短以爲快樂存心正直之人固如是乎顏茂猷曰有一等人
見人爲善不毀曰腐儒則毀曰是齋公一流不則又毀曰姑息
柔軟養成人惡又有一等人以已度人見人爲善不毀曰鈞譽
沽名則毀曰希求福報甚或毀之曰假公濟私種種惡語加人
方且自謂口快心直神誅鬼殛罵神稱正聖人教人敬鬼神而
知不免矣犯此病者盡自省之
已大悖聖人之教矣尙得謂之正乎其爲鬼神譴責斷無辭
已鎮江定波門于某幼子痘亡于憤甚寫一狀詞欲向城隍廟
告痘神其妻奪向竈下焚之是夜夢城隍責曰汝家竈神申汝
有狀告痘神汝小民無識姑薄懲之發送楊知縣責十五板明
日丹徒令楊蜀亭從定波門出于門首弔搭擬破官傘即時擒
出當街責十五板病月餘始愈穎上高天佑同二生赴試金陵
聞雞鳴山守源禪師有道德行齊往謁之師曰三位皆當中惟高
君不能矣以途中用楞嚴作枕故除名耳高愕然始悟經在匣
中以匣作枕不知請出也此榜放果如所言高後以明經官棄
至州守夫褻瀆經典受罰如此彼罵神之罪又當何如乎棄
順效逆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順也少凌長小加
效之逆則宜棄絕之今反棄順而效逆豈非速禍之道乎南極
壽星眞君曰天道福善而禍淫神明賞順而罰逆人能刻意爲
善恭已順天則我命在我我不爲司殺所制苟或違天地肆悖
侮神明反仁慈虧忠孝明則刑網隨之幽則鬼神誅之及將死
而言善求悔亦背親向疏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
不可得悲哉背親向疏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
禮今背親而向疎非因恩怨徇私即從炎涼起見悖德悖禮甚
矣昔楊黼慕蜀中無際大士往訪之途遇老僧語曰見無際不
如見佛黼曰佛安在老僧曰汝但回見披衲倒屣者即是遂回
暮夜抵家其母聞扣門聲喜甚披衲倒屣出戶黼一見感悟由
是竭力養親噫今世背親向疎者又不止一端如瞞背父母私
託婦家視父母之親如泛常而待妻黨則甚厚兄弟錙銖必較

而處朋友外人獨慷慨近情甚或本族貧寒不相顧而冒認指他宗趨炎附勢如此之類何可勝數所願世人從此猛醒也

天地以證鄙懷鄙懷鄙褻之懷也皇天后土覆載高深人即小作證明明赫赫豈能任吾褻瀆乎徒得罪於天無所禱耳李景遜母鄭氏嚴教諸子一日牆壞得錢一甕復掩之即焚香祝天

曰天地憫我母子孤苦特賜此錢然妾心惟願諸子成名錢非所願也後景遜果登第官至少保可見人有一念之善天地亦大不可證特所指鄙褻則

引神明而鑑猥事鄙賤輒呼神明鑒察是以不敢訴之官府質之朋類者反敢訴之神明矣豈不悖乎楊起元屢試春官不第奮曰得非吾念頭有差乎乃供文昌帝君像旦夕虔禱曰有如志富貴不志道德為身家不為生民上

負吾君下負吾親神明鑒之三年登第噫敬信神明有感必應如此知敬信之獲福則知褻瀆之必獲罪矣蓮池大師曰神明固不可褻而亦不可誣如祈求願心切勿告許宰殺牲牢之類

此名惡願有業無功縱得遂心終有苦報乃至造像造殿袍旛供器只宜隨便喜助不可有心求福蓋大悲平等是佛正直無私是神豈有因賄降福之理若以理言惟在忠君孝親憐貧愛

老救災恤苦戒殺放生種種陰騭種種方便隨分所能力行不

道藏輯要太上感應篇集註

怠耳由是言之神明尚不當誣之以求**施與後悔**周惠化好施福况可引之以鑑猥事耶戒之戒之

倦一日智觀真人化為乞丐試驗其事周果樂施即日度之今為西華真人陽伯雍好施義漿一日遇一異人授以一升玉種

子孫皆大富貴裴延年兄弟三人皆好施一日有老人踵門乞漿兄弟待之盡敬後安史之亂老人引入一洞中得脫兵難奚

百三本貧者而生一贅一日見一道人詣鋪家乞一文錢鋪家不與百三乃自探腰間一錢授之是夜夢道人為之去贅及覺

贅果落史乘直築室得金嘆曰財者人之命也既蒙天賜豈宜獨享盡散之貧者一家數口俱登壽考瞿嗣興樂善好施凡負

販者必多償其直曰彼胼手胝足止求升斗自活吾何忍與之相較後享年八十四無病而終當知施與一事立功最速然必

樂善不倦方有進步即或財力不逮亦須常存此心可後悔乎未與而悔之則不果施既與而悔之則不樂施雖有悔不同皆

是善念轉成惡**假借不還**范益謙座右戒曰凡借人物不可損念均可惜也

得已則須愛護如已物用畢隨卽歸還不特無厭於人亦且無愧於心至借貸錢財尤宜清白豈可久而乾沒今世多有欠錢

不肯還者不思財非吾財卽留之亦終去銀既無有債又仍在佛家嘗云未了宿債死後當償其為驢馬牛犬生償其負者神

中往往載之茲不具述也○朱璣曰世人通財於我本是好意往往因其追取反成仇怨吾不知此種人設心爲何等也昔張孝基爲某富翁壻翁止一子甚不肖逐出翁死遂盡以家財付孝基數年見其子乞於路召問曰能灌園乎曰得就食甚幸少自力復召問曰能管庫乎曰管園已幸敢望管庫久而視其謹愿無復故態乃盡舉家財還之後孝基有友遊嵩山見孝基儀衛如王者詢其自答曰上帝嘉我還財一事命主此山

分外營
言訖不見夫承受之財尙思還人况原繫假借者乎

求
太乙真人曰予有經六字人當受持一字經曰忍二字經曰方便三字經曰依本分人之所以不肯依本分者只謂營求可恃耳豈知人生世間富貴貧賤一定不移陰註陽受皆宿業也可分外求乎新平縣令裴璞素稱正直卒於官其友韋元方客隴右道遇璞躍馬來騎從數十驚問之曰吾職西川掠剩使專司世間財物之盈縮夫世間農勤求穀商勤求財士勤求祿只得本分所有不增本分所無不勤則併其本分失之矣故凡一飲一啄以至財貨少過其數吾皆得掠之此言營求得之事不惟無益反有損也歸安省祭孫邦華就選北上有姐夫某者亦以省祭赴選比選某得太原府倉官華以候選無缺且束裝歸忽姐夫暴死華乃語其甥曰爾父一生辛勤已矣顧文憑現在盍使我冒爲之得貲均分何如甥從之華遂赴任任滿共得

太上感應篇集註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下尾集四

又各上

七百餘金乃與甥中分之華自喜得計復入京投文聽選及拈籤則恰補其姐夫之缺勢不可復往矣涕泣而歸夫使邦華能安分待時則太原倉官依然自在且可獨專其利而將來遷轉又未可知今以一奸巧自失之豈非越分營求爲神所掠乎可爲矧**力上施設**挾勢厚之力以臨人既已爲人所畏矣又從而戒已**力上施設**施威設法勢不使盡不已謂之力上施設如以長吏之方施設百姓以豪貴之力施設貧賤是也

淫慾過度
緣邪○或曰不恤其力而驅使過迫卽力上施設也

外合滅德喪心太上固已垂戒於前矣至於夫婦之道人生所不能廢者尤有節度不當過縱董江都曰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以君子甚愛氣而謹遊於房道書曰人身慾念不興則精氣散於三焦榮華百脈及慾想一起慾火熾然翁撮三焦精神流溢並從命門輪瀉而出可懼哉又按攝生之說二至之月宜戒大寒大暑宜戒日月薄蝕宜戒大風大霧迅雷暴雨宜戒又本命日庚申日甲子日丙丁日四立二分日二社日弦望晦朔日又每月十五日二十八日正月初三日十四日十六日二月初二日三月初九日四月初四日初八日五月初五日六月初七日名爲九毒日十月初十月初十一月初十二月初七日二十日俱宜戒凡此皆所謂度也彼淫慾過

心毒貌慈
度者亦自求速死耳甯謂一死之後遂無冥譴哉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五

下尾集四

心懷狠毒外飾慈和此真人類之豺虎也內之梟獍也死入地獄必當永墮三途昔李義府貌極柔恭每與人言嬉怡微笑然陰賊無比人號之爲笑中刀後竟竄死於嵩蔡元度對客滿面春風雖所憎者亦親厚無間人莫能測謂之笑面夜叉後亦不得其死○按此則更甚於包貯險心者穢食餒人也餒人不潔之食矣蓋彼止令人難窺此直令人相忘也穢食餒人不潔之食人所不欲強以餒人是等人於犬彘人既噉之神亦惡之矣宋崔永壽販米爲業紹興乙卯間米價踴貴永壽於中路聞之乃取稻田水潤米不知其田已下糞矣少頃黑雲忽起震雷大作永壽知罪度必不免因探腰間錢一貫授與同行囑令歸遺其母作是語已天忽開霽夫誤用穢水漬米遂干左道惑眾不正天怒若非一念孝心豈不早斃雷斧之下乎

謂之左道三教聖人道雖不同上者使人明心見性其次使人遷善遠惡末有好爲詭異以惑人者凡惑人者皆左道也蓋人心多愚最易惑以禍福一爲所惑因而生盜生姦甚則聚黨作亂及其事敗身首異處從無一人得免者遠無具論楊州近事可鑒也便益門外黃金壩一鄉愚擔糞灌園忽有數人誘之曰汝終歲灌田殊勞苦耳吾有一術可致富貴汝肯從乎應曰唯因引至僻處盡授訣明日鄉愚方灌園忽狂呼跳踴自稱都天神下降大言不立廟祀我此方無遺類人因其愚感信之先構

席殿奉鄉愚居稱之曰活菩薩云遠近聞活菩薩名日益集男婦雜遘不可以數計鄉愚終日默坐不飲食有所禱卜筮而已一切募化人願免災皆爭輸如是月餘官長無不知有活菩薩矣太守金公往按之擒出一鞫便伏立斃數人於杖下餘黨悉散殿立燼焉○沃起鳳曰近日奸徒聚眾借名說法漁色賺財固該萬磔而爲其所惑者聽其家之婦女源源入菴觀寺院以致宣淫露醜傷風敗化惡得盡無罪哉主風教短尺挾度輕秤者苟能亟爲禁戒之亦未必非正俗之一助也

小升之自此至採取姦利皆言小人貪利之事也度者分寸丈尺短狹者量出勢必以長廣者量入不平孰甚至於秤升以須公平蓋細民日用爲急卽一文之錢得之甚艱故與人貿易秤不可輕升不可小輕出旣不可則重入亦不可小出旣不可則大人亦不可否則冒太上之禁失自心之平雷火之誅不旋踵而至矣周才美爲子娶婦見其能令理家政付以斗斛秤尺各兩等諭以多入少出之法婦不悅求去曰翁所爲有逆天道妾他日生子定不肖破家人謂是妾所生恐被玷累才美悟乃曰依汝言及今改之未晚也婦問用此幾年矣曰約二十餘載婦曰如必欲婦留當反用二十年少入多出以酬前日欺瞞之數才美許諾後生二子皆登第江山縣祝大郎富而不仁所用斗斛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五

下尾集四

秤尺大小不一忽有道人過門戒曰汝宜用心平等豈可如是
今若有人來取斗秤等物家必有災是夕即夢二青衣來取夢
中付與既覺急尋之已失矣因憶道人之言謂災者火也即盡
徙室中之藏於山上質庫方稍定庫地忽迸裂洪水湧出屋宇
錢帛順流而下所居頃刻化以偽雜真物如鹽內攪沙酒中攪
為深潭至今呼為祝家潭

水之類此等事獲利固倍損德亦多德既受損則災禍至矣亦
復何利至於使用假銀尤為誤人正德間俞翺嘗以鑽鉛假銀
一兩八錢買四羊賣羊者乃一婦人不識也夫歸識之怒罵其
妻妻忿縊死夫痛其妻亦縊焉不數日朝被迅雷擊死湖濱四
羊亦死蓋其屍上此非假銀誤人之報乎又世間最可恨者貨
賣假藥誤人更甚張安國知撫州日出榜戒曰陶隱君孫真人
千金方濟物利生多積陰德名在列仙自此以來行醫貨藥誠
心救人獲福甚眾曾見貨賣假藥積利起家自謂得計不知冥
冥之中暗減其祿或身多橫禍天火雷震子孫非理破蕩蓋緣
贖藥之人疾病急切將錢告買只望一服見效却被假藥誤賺
反致損傷尋常殺一飛走猶有因果人命最重採取姦利人非
無辜被害其痛何窮噫此真所謂仁人之言也

何以治生不能無取但取當以正可採取姦利乎姦利如私鹽
私鑄以及一切醜船頭撞木鐘挑米過付之類諺云越姦越巧

越貧窮姦巧原來天不容富貴若從姦巧得世間駢歎漢吸西風
今採取姦利而自謂久長此必不得之數也孫南金以交結官
吏致富晚年益多貪求凡人所不敢為者無不為之人所不敢
取者無不取之忽有惡疾飲食不進枯瘠如豺及死乃作驢鳴
云○廬陵歲早龍昌裔有米將糶因天雨其價稍減昌裔為文
禱於神剛廟更祈一月不雨焚訖還家憩道旁一亭俄有黑雲
自廟後出頃之雷雨大至昌裔震死亭中人視之於髻中得一
紙則禱廟之文也今之富家閉羅坐待高價者盍鑒此

良為賤以人勢力強制之使為奴婢婢皆謂之賤若本出良家而我
罪重惡極又不必言矣昔鍾離瑾為德化縣令有女字隣縣許
令子將嫁買一婢為媵婢至背屏而泣詰之即前令女也瑾惻
然乃以書寄許公求緩婚期曰近買婢得前令女當用女裝先
嫁之許答曰昔遽伯玉耻獨為君子君何自專仁義乎願以前
令女配吾季子於是二女皆歸許氏以此陰德上帝賜瑾十謾
任太守以壽考終彼反此而歷良為賤者豈不永受惡報乎謾

驀愚人設謾者欺人不知不見也驀者快捷伶俐之貌凡用詭計
之愚人則尤為可憐即愚人不能報冥冥之中豈無有憐其愚
而代為之報者遂昌村中三人同行前臨一渡而舟在彼岸中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

下尾集四

有一人愚蠢乃使之赴水取舟其人脫衣下水出沒湍流僅而獲濟復撐舟來渡二人二人纔登舟愚者忽腹痛欲泄急跳岸上二人竟撐舟去日日已晚不及候汝矣俄而水貪婪無厭以急舟橫抵岸一觸舟覆俱溺死而愚者在岸無恙貪婪無厭以取物曰婪言人之貪如口之食物無有窮極也老子曰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夫人之心之欲豈有限量知足雖貧賤亦樂不知足雖富貴亦憂昔胡九韶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猶每日謝天清福妻笑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清福九韶曰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此真知足者也又存不知足者南京守備劉瑯鎮陝西歸貲積無比復於私第建真君祠日講爐火方士知瑯有玉縵環價值百鎰給令獻神祈福遂併丹鼎竊去有人夜題其門曰堆金積玉已如山須向仙家學煉丹金鼎未成拋白壁真君原也愛縵環瑯慚憤而死咒咀求直咒咀者誓於神也求直者求神速報也此不待入廟投詞凡忿爭之時呼天叫地者皆是夫事理本有曲直如直則日久自明何須急於表暴如曲則自反有愧安敢對神一為咒咀真忘命矣按咒誓章有云四方八面受人咒咀一切凶惡之鬼皆得乘間同隙行其禍害若非天神降解未易斷除則咒咀其可為乎世間狂悖小人明知所作非理猶欲誓神以塞其謗不思神明鑒臨豈容汝肆其欺悖往往慘絕橫嗜酒悖亂嗜酒好也四戒以亡竟有如其所咒而死者可畏也已嗜酒悖亂嗜酒好也四戒以而不可嗜世人嗜飲無厭以致氣昏心亂膽大心狂久且喪心敗德能使士敗名官落職農荒疇商賈喪貲可嗜之乎甚且有損肺腐腸因之招疾而死者蘇易簡為學士平生好飲因此血感疾而卒王全為殿中丞自恃量高一日大醉臍裂而死蓋嗜酒之人必至悖亂悖亂之人必不令終古骨肉忿爭天下凡人斥為禍泉指為狂藥其垂戒之意深矣骨肉忿爭天下凡和平處之不當爭競何況骨肉佛云六度萬行忍為第一張公九世同居惟一忍字人唯不能忍所以多至忿爭人倫既傷天災必至自然之理也袁氏世範曰人家父子兄弟多有不和者或因責望太過或是分財不均或人之性情不一作事不齊或聽婦女之言彼此離間數者皆不和之根也若悟此理父子兄弟各盡其道父兄愛子弟不必責子弟之必順子弟敬父兄不必責父兄之必慈則情意之間自得和協至於財物尤宜打破富者當思吾財果是因眾成私獨擁不分心豈無歉果是自置財產分與貧者明則為高義幽則為陰德豈不勝於連年結訟虛費家貲乎貧者亦宜自思彼實竊眾成家亦辛苦營運以至增益豈可盡分况實彼私財吾等佔之甯不自愧苟能知此必無爭訟之費至人之性情或柔或剛或謹守或豪縱或喜安靜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

下尾集四

或喜紛更臨事之際一是一非自然不同唯各隨所宜不因我是求其必合豈復爭執婦人賦性褊懷其於翁姑妯娌之間大率輕恩易怨又有婢妾喜事者從中挑逗是非以為快樂是以積恨往往不解此在為丈夫者嚴禁婢妾不許傳遞語言同居之人往來行走須令曳履揚聲使人聞之恐適逢議我彼此生隙其妻妾有言雖或中情亦不可聽如此即欲忿爭從何而起此處家至要之論也○洪武中有告鄭氏交通胡惟庸者吏捕之提請行曰弟在其忍使兄罹刑律濂口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二人爭下獄上聞之骨肉忿爭者總只為自己不肯喫虧耳觀鄭氏爭獄一事天下又男不忠良謂萬物惟人最靈人又以男有何事當忿爭者乎子為貴既為男子而奸佞不忠險僻不良豈不負此七尺軀乎朱璣曰古來忠良者多矣不能盡述唯取近今一二以為勸端方正直幾微不苟自始冠至老未嘗一日釋冠對五經四書必歛容整肅教人以誠素奉佛戒殺好施每出必攜錢百文路贈乞丐未嘗以乞丐呼之呼曰貧民色甚恭其誠恪類如此先生有子名善字同菴聲重儒林丙子應鄉試其殊卷忽從眾卷中徐徐自出房師張公調鼎異之拔冠本房人皆以為先生忠良之報乙酉揚州城破同菴先攜家避兵毘陵忽土人錢克承來訪詢之則曰子二年前夢見天榜免難江都蔣善居第一後同菴果以壽考終當塗楊璜字希周持已以正不詭隨人丙戌歲兵擾其鄉璜戀祖父坵隴不忍去因匿妻妾與子於林中以身守隴兵見璜趨執之璜急投水兵捨去其子甫十歲自林間見父溺亦號哭奔溺父子攜手而死妻陸氏感悼幾絕撫妾泣曰汝有遺腹子吾死誰為吾夫撫者遂不死自此每晨哭夫畢輒禮佛祈祝生男及歲暮妾乃生女陸氏泣曰已矣無可復望矣族人咸欲分其產族長不忍議至小祥屆期親族集焉妾偶抱女卧女忽呱呱哭不已妾方夢魘陸來抱女溺啓視之則見其私處已易女為男矣大驚異急呼親族共視親族無不愕然因共聞於知縣張公張公使人驗之果然一時傳播以為異事此豈非忠女不柔順婦人者伏於人者也若不柔順或至悍妒良之報乎女不柔順豈婦人之道乎唐張孟仁妻鄭氏其弟中義妻徐氏共處一室紡績寸絲不入私房有所饋則納於姑臨用則請之不問孰為己物鄭歸甯則徐乳其子徐歸甯則鄭乳其子朝廷旌其門曰二難近見人家婦女或挾制丈夫或不敬翁姑或妯娌不和或凌虐婢妾種種惡習雖女子質性之劣亦由男子有以養成之語云教婦初來教子幼孩凡為丈夫者須先事事諭之以理不可溺於床第之愛縱使失道尤不可輕信

其言凡事令之專制至於女子未嫁者又在父母朝夕教誨切
勿順其喜怒之性今日在家事父母即異日事舅姑丈夫之法
今日在家待兄弟姊妹即異日待妯娌小姑之法今日在家使
奴婢即異日馭婢妾之法少有過差便當委曲開導萬勿姑息
容忍久之馴伏純不和其室人之道未有不與隆者世有愚人或寵
妾而侮妻或迷戀聲妓不受妻勸忿罵嗔責無所不至乖氣致
戾所以然已顏茂猷曰人生莫作婦人身百般苦樂由他人彼
離親別愛所倚惟我則薄倖就情姬侍罔念結髮自揣於心
忍乎恕乎即或婦有不是處當念彼未讀書明理唯委曲勸諭
使之聽從何得遽生嗔怒且世人遇強悍之婦則受其欺凌遇
醜朴之婦則加以凌虐欺善怕惡此豈丈夫所宜有也吾願世
人有犯此者當為戒之○劉廷式登第其所聘女已雙瞽矣女
家力辭劉曰失明於定婚之後義不可棄若此女某不娶將何
廷式哭之盡哀今以嫌妻貌醜而不和者盍視此劉思文流寓
蜀中成都楊某納為壻既而謀歸竊見妻與母兄議事有不豫
之色問其故曰父存日議以田四十畝為嫁貲邇來事多驚之
幾盡今僅能一半適立券為此不安也劉取券焚之曰豈有為
人壻而逼其家以為粧奩者竟携妻歸極其和好後登第官至
太上感應篇集註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堯

下尾集四

侍郎今之爭競賭房不敬其夫者非悍婦即淫蕩之婦也嗚呼
而不和者盍視此

凡作女身多因宿譴若更每好矜誇矜者自是也人之謙者福
侮夫甯不益墮惡道乎

之盈者福澤必減少其器量淺也况造物忌盈人道好謙矜誇
太甚豈不犯天之忌干人之怒乎究其所為矜誇者不過恃其

富貴才能抑思富貴才能有何足恃石崇與王愷鬪富誇恃奇
麗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其他珍異之物

莫不爭勝後崇因罪伏誅乃嘆曰奴輩利吾財耳此富不足誇
之證也杜鎬少年登第嘗與同輩遊一寺中老僧問其姓氏旁

人遂以科名誇之老僧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內愧其言因題
詩曰家在城南杜曲旁兩枝丹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

覺空門意味長此貴不足誇之證也指揮湯允績有英才詩文
亦雄健有氣然性殊傲慢好加於人嘗自言才兼文武可當一

面人因以湯一面呼之後補陝西叅將與賊交鋒一箭中喉而
死人遂號曰湯一箭此才能不足誇之證也然則好矜誇者又

將何所常行妒忌人之隱惡無如妒忌一萌此心便當克制乃
恃耶宋大夫薛瑗有子十人一僕一跛一癡一顛一痴一聾一

瞽一啞一獄死公明子皋見之問曰大夫所行如何而禍至此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李下尾集四

後曰子生無他惡惟好行嫉妒勝已者忌之佞已者悅之聞
人之善疑之聞人之惡信之見人有失已如有所得見人有得
此乎暖焉其言惶然畏懼子泉曰天雖高而察甚下若改往修
來轉禍為福不患晚矣媛自此改惕盡返生平所行不數年諸
子所疾皆愈由此觀之妒忌可常行乎○玩上下文則此條似
而為婦人無行於妻子而敬待子宜嚴而慈今之待其妻者或刻
薄寡恩或狎昵無度今之待其子者或姑息太過或督責太苛
皆謂之無行已實無行又將何以責妻子乎聞士李某赴試道
過許州主人夢上神告曰明日有李秀才來乃科甲中人可善
待之及至主人款待甚優且告以夢李甚喜夜思登第做官惟
許秀才不堪作夫人果貴不患無美者既去主人復夢曰李秀
才功名未遂便欲棄妻名不成矣生回店主又以夢告之生驚
逸而告此無行於妻之報也涿郡王瑤溺愛二子養成惡性後
廟道七劉進問廟中聲喧起窺之見王瑤持狀求清明祀神怒
曰爾有子不能教自絕其後誰供爾祀不准其人大哭而去明
此無行於子之報也失禮於舅姑舅姑俗呼翁婆也婦事舅姑
如子事父母少或失禮即
為不孝罪通於天矣試以古之至孝者言之姜詩事母至孝妻
龐氏奉姑尤謹姑好飲江水龐氏出汲遇風還遲姑因渴怒甚
詩遂責妻遣之龐氏不忍去寄居隣舍晝夜紡績日市珍羞使
隣母自以其意遺姑久之姑怪問隣母以實告姑感而命還姑
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大妻力作以供其膳赤眉賊經詩里疾馳而
湧甘泉味如江水日躍雙鯉以供其膳赤眉賊經詩里疾馳而
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吾輩何敢朝廷聞其孝拜詩為郎中噫
婦之於舅姑以人合者也子之於父母以天合者也從來未有
子不孝父母而婦能獨孝公姑之理故凡婦之失禮皆其子不
有以致之也天神降罰豈能盡責之婦人乎願為子者念之車
慢先靈祭不誠拜掃不勤皆為輕慢而停柩不葬尤輕慢之大
者羅輦遊太學以前程禱於神夜夢神告曰子父母久不葬已
得罪於冥安問功名輦口某尚有兄何獨受罪神曰子為儒者
明知禮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是年果卒○朱熹曰古葬禮大
夫三月士踰月故不葬則不變服易食哀親之末有歸也今人
惑於風水之說有貪求吉地遷延日久者有既葬多疑屢行啓
掘者不思古人卜地之義惟是孝子慈孫重親遺體不為風水
所侵不為蟲蟻所蝕不為耕犁所及他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
溝池如是足已豈以親之骸骨為子孫福利之具哉則風水不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空

下尾集四

必貪也。又有惑於分房之說。兄弟議多。終年牽制。既擇年月。日時。又疑山水偏向。則是父母多生一子。反增一日之暴露矣。豈知人之禍福。各有因緣。於山水何與。則分房不必執也。倘若執迷不悟。一遇利名。牽逐淹滯。他鄉年復一年。幾無安土之望。或遭水火。又有焚溺之虞。為人子者。獨能帖然於心乎。○又權厝一事。萬不可久。久則雨水侵淋。日氣下蒸。未及歸土。木已腐矣。仁人孝子。違逆上命。上命如君命。臣父命。子將帥命。士卒官長亦當念之。違逆上命。命子民家長命。僕役之類。理所宜遵。固當從命。卽所命未當。亦須委曲諷諫。便合道理。安可違逆。違逆之罪。當與不忠不孝等矣。林景度爲給事時。蜀郡荒旱。朝廷命發十萬米賑濟。景度以米數太多。蜀道難行。封還。赦命朝廷遂以一半賑之。是夜夢朱衣人持天符至。曰。上帝有敕。謂汝逆旨害民。有滅絕子孫之禍。卽驚悸而醒。自此不安。以病免官。行至福州。卒。二子年餘。繼歿。門戶遂絕。違逆上命。不必皆如此。事此特舉其事之大者。作爲無益。等事。生生世世所獲福報。無有窮已。餘可類而推也。如有德能者。闢釋經傳。修輯方書。有財勢者。修井築堤。造橋補路。置社倉。立義塚。皆是有益於人之事。有益於人。則亦有益於已矣。若夫宮館臺池之費。以及一切文字珍奇之玩。皆足喪志累身。何益之有。陳恭公於潤州造一大第。皆用文梓爲梁。花石鋪砌極其精華。第成而公已病。但得肩輿一登西樓而已。遂卒。人因名其第爲三不得。謂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云。後果獻之於官。日久頽廢。此工作之無益者。黃魯直好爲豔詞。人爭傳之。法雲秀老屢誡。黃曰。空語無妨。秀曰。李伯時但以念想在馬腹。遂至墮落。公豔語滿天下。使人冒犯。廉恥踰越。禮法何止入馬腹。死當入泥犁。此文字之無益者。○張繼孫爲書。誠人作淫詞。甚中時病。附載其畧。云。今世文字之禍。百怪俱興。往往倡淫穢之詞。撰造小說。以爲風流佳話。使觀者魂搖色奪。毀性易心。其意不過網取蠅頭耳。在有識者。因知爲海市蜃樓。寓言幻影。其如天下高明特達者。少墮俗波。靡者多。彼見當時文人才士。已儼然筆之爲書。昭布天下。則閨房醜行。未嘗不爲文人才士之所訂。平日天良一綫。或猶畏鬼畏人。至此則公然心雄膽潑矣。若夫幼男童女。血氣未定。見此等詞說。必至鑿破混沌。拋捨軀命。小則滅身。大則滅家。嗚呼。誰實使之然耶。况吾輩旣已含齒戴髮。更復列身士林。不思遏之禁之。何忍驅迫齊民。盡入禽獸一路哉。禍天下而害人心。莫此之甚。已倘謂四壁相如。不妨長門賣賦。則何不取古今來忠孝節義之事。編爲稗官野史。未嘗不可。騁才未嘗不可。射利何苦。必欲爲此。况矢口定是佳人才子。密約偷期。絕不新奇。頗爲落套。而况綺語爲殃。虛言折福。不獨誤人。兼亦自誤。吾實爲作者危之。惜之。故不憚與天下共質。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

下尾集四

之懷挾外心臣有外心則必欺君子有外心則必遺親妻有外
也。懷挾外心則必背夫兄弟有外心必至相賊朋友有外心
必至相傾。即人不知我神鬼已陰瞰之矣。處士朱貞曰：世人常
言不欺神明，明吾謂不欺心，即不欺神也。彼懷挾外心者，將誰欺
欺天？自咒咒他。漸愧而咒罵他人也。咒咀求直，是忿激而洗白
其已也。自咒咒他，是怒而自咒，又兼咒他人也。咒悖若此，豈無
報應？妻與人私及竊汝巾，當為雷擊，否則汝亦如之。未幾果斃
於雷，斧典脇下有字，口痴人保妻妻脇下亦有字，曰行姦為盜。
此自咒咒他，偏憎偏愛。人之可憎者，或有一端好處，偏憎則併其
他之報也。偏憎偏愛，好處而廢之矣。人之可愛者，亦或有一端
不是處，偏愛則併其不是處而掩之矣。愛憎一偏，是非倒置。因
而生賢長亂，往往有之。嘗見人家兄弟相仇，至於破家敗產者，
其始皆由於父母偏愛偏憎。彼見愛者必揚揚得意，見憎者必
鬱鬱不舒，積久遂成仇恨。是父母之偏愛非真愛之，乃所以害
之也。苟父母均所愛，兄弟自相和睦，豈不兩全？亦有手足情深
不因愛憎之偏而生隙者。昔王祥弟覽為繼母朱氏所生，朱氏
愛所生而憎祥，然祥愈孝，母覽亦敬兄。祥被楚撻，覽輒涕泣抱
持，或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共作，又虐使祥妻，覽令妻亦趨而
共之。朱氏緣此遂大感悟，憶偏愛偏憎為人上者固不宜有此。
而王祥兄弟以不私愛憎，終至格親為人下者，則又何可以不
法也？舉此一越井越竈之語，曰：臨井勿窺，又曰：古井不可唾窺。
端他可類及。越井越竈，居五祀之一，為人一家之主，元元道
與唾且不可況可跨越竈及祀拜先亡之外，不得淫祀他鬼。然
則人之於竈也可越乎？不可越乎？是以吳湛編護井泉得證道
果，陰子方虔祀竈神，驟至大富，崇敬者得福若此，則觸穢者獲
罪可知矣。觸穢井竈不但跨越如坐井，跳食跳人過也。良者
欄及以足踏竈門，皆觸穢也。不可不戒。跳食跳人，過也。良者
民之天，褻而玩之是褻天矣。至人有富貴貧賤，雖勢位不同，但
得為人則皆一也。其可跳乎？故凡遇人卧床著地，皆當迂道過
之。翟林與正叔先生曰：宿僧舍坐處，偶背聖像，先生曰：轉椅
勿背林。曰：何耶？先生曰：凡具人形貌，皆不當慢。況聖像乎？龜山
聞而大賞其語。今之以損子墮胎，物命至微，尚體天地之心，放
人為戲者，烏能曉之？損子墮胎，生戒殺，况乎子女乃世之恩
民或以野合淫奔而欲滅其迹，或以家產不厚而厭其多生，於
是有既生而損者，有未生而墮者，罪深業重，莫甚於此。不聞元
秀之事乎？梓潼帝君救劫章有云：元秀家財四十萬，有子四人，
其餘諸妾所生並瘞埋之一日夢中見十數輩來追殺，人賊秀。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奎

下尾集四

大驚起兩手兩足已爲牛蹄屣轉於牀大叫三日頭斷而死陰
府申奏天曹帝大怒曰性根不壞方得人身天神誦章方離母
腹愚人不禁情慾嬰兒有何罪愆揆以正條倍於故殺殺人償
命理所當然牒下陰府將元委永囚地獄在生四十注籍刑名
四十萬家財沒入官府近又特差北方飛天神王巡行天下有
似此者卽許便宜施行不待事終赴十獄考鞫則損子與墮胎
豈非天地神明所共痛惡者乎又世俗以養女爲賠錢貨溺死
盆中者甚多何龍圖因作歌戒世畧曰虎狼雖至毒猶知有父
子人爲萬物靈奈何不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生男既
收養生女胡不舉我聞殺女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尚淋漓有口
不能語呻吟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此我
因勸我民毋爲殺其女荆釵與裙布未必遂貧女隨分而嫁娶
男女俱得所此歌散行多隱僻隱僻非止一事如姦盜邪淫之
類凡不可使天知不可對人言
者皆是也而姦人妻女與害人功名兩者爲重至兩者相較則
又以淫人妻女爲尤重蓋淫人妻女潰倫亂種損德最甚故不
憚反復爲世人告之昔李登年十八魁鄉薦自謂狀元及第不
足爲難乃屢上公車皆不遇聞葉法靖有道德行往叩之踰數日
葉告登曰汝初生時上帝賜以玉印年十八魁鄉薦十九作狀
元五十三作宰相因汝鄉薦後窺鄰女張燕娘事雖未諧而繫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奎

下尾集四

其父張澄於獄以此罪展十年降第二甲後隱占兄李豐屋基
至形於訟以此罪又展十年降第三甲後長安寓中淫一良家
婦鄭氏以此罪又展十年降第四甲後又盜鄰女王慶娘上帝
謂汝爲惡不改已將福籍削盡死在旦夕何望登第登聞其語
一夕愧憤死噫觀此一事則知一切詭秘之行晦臘歌舞晦者
終有發露之時欲蓋彌彰事無不敗戒之哉
之盡月大三十月小廿九乃司命竈君上言功過之期臘者一
歲之盡卽除夕之日也其日上下諸神考核生人善惡以定罪
福人遇此等時皆當修省宿愆倍加儆懼豈宜歌舞○一日臘
五臘也正月初一爲天臘五月初五爲地臘七月初七爲道德
臘十月初十爲歲臘十二月遇臘爲侯王臘此五日先朔旦號
靈眷屬皆得歸家領受享祀按此則亦不當歌舞之日
怒朔者每月初一日也旦者每日之早晨也朔爲一月之首
旦爲一日之首一月之所爲基於朔一日之所爲基於旦若
號與怒則濁氣隨肝而升真氣隨聲而散於是神昏氣濁善念
不生矣佛經云喚是失諸善法之根本墮諸惡道之因緣當急
棄之母令增長是號怒平對北唾涕及溺居北方乃北斗星君所
日亦當謹戒况朔旦乎
界十方百靈眾真皆所統屬是則中天斗極號爲至尊而至尊
之所又何可觸機若以長生經言之所謂北者又不止正北凡

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月建所對竈吟咏及哭帝竈經曰竈門不

得歌咏哭泣咒罵叫喊與此篇所言一也今人在官府之前尚

不敢高聲妄語况竈為司命之神乃敢對之吟咏及哭寧無褻

瀆乎又以竈火燒香香必潔淨方可供神倘竈有穢柴以之燒

火謂之伏龍屎是故不可燒香披閱教典香火避忌又不止此

一事如油漬紙撚不可熱紙供養真武夏不可用李子冬不可

用石榴延降上真不可燒乳頭香檀香謂之浴穢柴作食柴雖

香月季謂之不時花金桐謂之鬼花皆當避忌

氣實上蒸穢柴不淨厭濁之氣夜起裸露裸露赤體也晝屬陽

觸犯竈神是故不可作食也

會之時不欲人裸八節行刑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

露者恐盲犯也

會集開度羣蒙條錄罪福是日宜清淨和平習吉除凶惡與序

更善隨時進仰答天地之生成可耳無論殺戮即鞭笞亦所不

可服官居家皆宜謹戒何比干字少卿初為汝陰獄吏每至八

節之日百端哀懇縣令從重減輕從輕減免全活甚多後為丹

陽縣令獄無冤囚至於八節良辰設法矜恤有罪之人民皆稱

為何父一日老嫗至門曰君家世有陰德君又治獄平恕上天

賜策以廣君子孫因舉策授之凡九百餘葉曰子孫佩印綬者

當如此數後果世榮貴皆如嫗言此八節免刑之報也上清真

人曰八節之日皆當謀諸善事不可恚怒忿爭此唾流星流星即奔

旨天人大忌獲罪非小夫恚怒且不可况行刑乎

星也世俗愚人乃妄指之為妖往往以唾為解不知奔流非指

妖妖實自召惟當恐懼修省急修所以禳解之德其可輒唾指

虹霓赤白色曰虹青白色曰霓虹霓者斗星餘氣昔孔子孝經

下化為黃玉刻文孔子跪而輒指三光日月星為三光指之是

受之孰謂虹霓而可指乎

守曾公祈禱甚虔夢神告曰明辰有一老人挾傘進西門城逼

之以禱必應其異處只在一傘耳昧旦遣人伺之果得公延以

隆禮懇其所禱老者悚懼辭謝公告以夢老者不得已赴壇焚

香告天誓三日不雨願就火焚四圍積薪以俟至二日天忽大

雨頃刻水深尺許公禮謝之因問老者一傘有何共處老人曰

愚民今年八十生平唯敬天地三光所挾一傘遇出路便溺張

以護身使不穢觸三光久視日月首鞠躬無敢仰視觀此則知

耳公厚贈之不受而去

久視為不敬也况日為太陽之宮月為太陰之宮代天司照其

位尤尊何可久視○道藏中教人每年二月初一日祀日八月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齋

下尾集四

文卅上

十五日祀月今春日燎獵燎獵者焚林而獵也獵之所殺有數
世俗則止祀月今春日燎獵燎獵則所殺無窮彼射飛逐走太上
且有明戒况燎獵乎獨言春日者春為萬物發生之候縱獵不
已已傷生生之仁乃復以縱之火則草木由之而枯焦百蟄因
之而煨燼是天方生之我輒戕之罪斯大矣高陽許憲為餘杭
縣令其子獵於仇王廟側忽有三白麀從屋後出遂引弓而射
忽失所在復以火圍之風吹火滅反燒其面而死此其報也
惡罵惡人忿心所使一時不暇顧看或對北怒罵者有之不知
戾氣惡聲觸犯實甚我怒欲泄神怒如何昔管甯偶晨起對北
櫛髮忽罷然曰北辰至尊所居何可褻犯深自引咎無故殺龜
若無可容古人對北敬慎如此尚有惡罵之事乎
打蛇應世真人曰一切物命皆不可殺而龜蛇陰精應北方玄
救護劉彥回以放龜而脫水厄孫真人以救蛇而獲如是等罪
仙方古來放龜蛇者往往有奇報其為神物可知已
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如
等罪總結上文之詞自非義而動以至殺龜打蛇皆是輕重二
字有一篇總較之輕重有逐句細分之輕重如暗侮君親與抵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奎 下尾集四

觸父兄較則暗侮輕抵觸重也就暗侮一句中論之則暗侮日
有重自有輕也隨其輕重奪其紀算即前文如影隨形之義死
有餘責殃及子孫所謂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是也夫上帝好
生即草木禽魚尚不忍其滅息何況人為萬物之靈乃欲殃其
子孫然欲懲惡以勸善不得不然梓潼帝君詩云妙藥難醫冤
債病橫財不當命窮人虧心折盡平生福行短天教一世貧生
事生君莫願害人害汝休嘆從來天地無差報不在身兮
在子孫此非殃及子孫之意乎○亦有現報者秀水屠戶潘騏
肆惡橫行無業不造一日死而復甦呼妻子告曰吾死至地獄
見閻君閻君言善惡之報陰府顯然毫釐不爽死者受報生者
不知良由陰陽道隔無從曉諭以故受者方苦作者熾然即輪
迴報應之說尚多疑而未信深可悲憫今潘騏罪業已極着令
暫返陽間假此一人以警萬眾遂操刀自割其陰曰此吾宣淫
之報自斫手足曰此吾屠宰殺生之報自剖腹剜心提出臟腑
曰此吾陰險殘賊種種害人之報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
遠近喧傳觀者萬眾言訖而死

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
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 上文既明隨時受報而此節又
特取貪財者言之見此罪為易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矣

下尾集四

犯也以威勢逼取曰橫直謂原數當直謂恰合原取之數也夫橫取人財者多謂妻子家口計不思司命正計其妻子家口以報貪惡則利之適所以害之耳佛說人生產業嘗為五家負之而去一曰國王二曰水三曰火四曰盜賊五曰不肖子今太上所舉耗端又多遺亡疾病口舌三種則其所以折罰人者其途不益廣乎孫奮為扶風郡掾尅取民財遂至巨富大將軍聞其富索白珠十斛紫金三千兩不與坐以叛逆抄沒貲產逆建家口相繼滅絕此妻子家口漸至死喪者也韋公幹知瓊州瓊多奇木公幹驅匠採伐鞭撻橫施及離任具二大舟盡載奇木雜以金銀浮海而歸行未百里二舟具沒此以水災折之者呂師造為池州刺史剽竊公帑侵漁百姓厚載而歸舟泊竹篠忽見一物躍入舟中火即隨發一舟之物皆成煨燼此以火災折之者丁謂貶朱崖至龍門南彭婆店忽遇巨盜盡劫所有此以盜賊折之者馬襄為西川漕劉玘之亂倉皇間親持五十兩大銀十錠沉井中亂定取不可得此以遺亡器物折之者金昱三世患癩醫藥不效聞何奎有道術往問之奎曰汝家必有他人功德在家作耗豈歸問母母曰佛前紗窗乃圍城中所得急撤起醮祭遣之病果愈此以疾病折之者劉治奉命點盤蜀宮恣意掠取一時謗議騰沸及解職乃自請押綱希圖塞謗至新都為羅令璠魯取而去此以口舌折之者歷觀諸報歷歷不爽當其倖得豈料及此而冥冥之中必有不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此節又申明殺人之報以見陰府之罪最重殺人也人慎刑寃獄枉殺醫不審病用藥枉殺人不寡慾墮胎枉殺甚至因一時之怒一言之讒無故枉殺一還一報寃對分明雖曰殺人實以自殺故曰易刀兵而相殺也○諸枉殺之報前已間列於前矣惟醫藥一事未之及茲補載之以示鑒戒可也劉大初醫薛司法妻差誤致死後數年白晝有一婦人蒙首至其家口稱某人妻就醫劉偶他出家人辭去劉歸遇諸途敘前病症數在皆有特未遇厲鬼如司法妻者耳遂可謂寃對已盡釋乎又當途徐外科醫富人江舜明背瘡索其謝已許三百金矣攻療旬日法當潰膿徐欲得謝復以藥紙撚插入江呼痛苦徐曰付我謝金痛乃可止江子怒不與反復爭論乃許其半時紙撚已入一更矣乃拔出血湧如泉遂死江子訴於官徐受刑將斃行賄免焉未幾徐病呌苦不絕聲但云江舜明莫打我我固不是令郎亦殊悞事如此數日乃死夫技術不精猶云誤殺乘危妄索豈非故傷外科賺財不遂往往移輕作重使之決裂而徐收

其功亦烏知陰報之已
隨其後也亦愚矣哉
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飢鳩酒止

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
此節又申明貪利之害以世人好利心

以術誣之皆為非義較之上文一味橫取者雖少有不以計奪之

以廉正總屬貪饕未有不致禍者世人利令智昏始既不顧是

非繼且中顧利害往往忘身其嗜之何知傷生之速乎然而死

譬如肉中有蠱酒中有毒方其嗜之何知傷生之速乎然而死

必及之從無一人倖免者可嘆也○胡嘉棟曰今世縉紳居鄉

者多以請託媒利且云脫人刑獄受金何傷成人功名取利非

枉不知刑賞國之大法我以片語尺牘顛倒是非使有罪者倖

免則無辜者必含冤無學者倖進則有才者必被枉抑人情好

惡之公奪天道禍福之柄真衣冠之大盜名教之罪人也以此

取利而謂可以遺子孫計長久又何異認漏脯鳩酒為長生之

藥也哉○劉夢震曰屋漏水滴脯上名為漏脯有毒能殺夫心

人鳩酒是鳩烏羽入酒飲之則死以此鳥食蛇腹有毒也

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凶

神已隨之此節又總論善惡之幾欲人知所謹也凡人一切善

惡皆起於心起於一念善則羣邪撲滅惡則三途現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奎 下尾集四

前故吉神凶神隨念隨至何煩一毫等待乎江陰南門軍張旺

嘗夜盜城西田父某被執濡首廁中遂懷恨一夕匿火往燒之

道經官溝有書師吳碧山未寢聞步履聲窺見旺有惡鬼數十

尾之頃又聞履聲窺旺回有青衣童男前導明日叩旺旺曰我
初欲燬其室忽念冤冤相報將無已時故止不意有鬼隨行如
此即棄俗出家此與元自實之事正相同大抵意有所向即是
已露天人相感各以類應理固如此斷不誣也中誠經曰心口
意語鬼聞人聲邵康節曰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事人得而知
之但萌於心發於虛鬼神得而知之是以君子於起念之際常
切檢點檢點既純斯有善無惡矣昔趙康靖公常置瓶豆於几
案間每一念起必隨善惡以豆別之善則投一白豆於瓶惡則
投一黑豆於瓶初則黑豆甚多既而漸少久而善惡二念俱忘
瓶豆亦置而不用此真修意之善則也○其有曾行惡事後自
改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為福也此
因上文而示人以禍福之幾欲人知改過也蓋善惡初分則一
念之起亦可招報改悔自我雖已行之事猶可轉移誰謂吉凶
禍福皆有定數乎夫數定者天命也感應者天心也天心既格
則天命自隨之而轉矣阿耶律本一巨盜夜至佛寺見佛燈欲

滅拔劍挑之燈忽大明即日悚然改惡從善後竟得道朱純亦一大盜事敗入終南山日夜懺悔真人馮君憐之授以道要修之不急竟得輕舉以盜與仙佛較之相去不止霄壤也乃一日回頭皆可得道則改悔一途豈非至便之法門乎然太上便恐人誤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二語妄想以一杯水救車薪之火故又誠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諸惡莫作望其刮磨淨盡也眾善奉行欲其積累成功也行之久而又久方得贖前罪而轉禍為福今之愚憒自知所作不善請仗僧道宣禮懺文以圖釋罪是真欲以杯水救火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車薪也豈不惑哉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

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

此節承上文而復言感應之必然欲人知所決也蓋行善之久必獲慶則作惡之久必獲凶約以三年是其候也吉人即善人凶人即惡人不言善惡言吉凶者以其為善即是福為惡即是禍也語善如非禮之言不言樂道人之善開發人之善心是也視善如不視非禮之色樂見賢人樂觀善書是也行善如足不踐非禮之地為善不遺餘力倡引一方善與人同是也惡則反是三年千日也三年不改變則終身可知福如篇首所言人敬天祐之類禍如篇首所言貧耗憂患之類降福降禍即必之於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矣

下尾集四

三年之中殆所云無不自已求之也大抵無善不福無惡不禍者天道之常而善惡之報有在其身者亦有在其子孫者亦有因禍而得福因福而得禍者故曰陽憲速而可逃陰憲遲而不漏今人偶行一善便欲獲報少不如意則曰天道難知豈知人但不飢不寒無災無害士得讀書農得耕田時開笑口日少蹙眉即此便是平安之福不然人欲無涯世界缺陷安得人人富貴利達哉世人惟尊奉此篇隨事力行盡其在己禍福聽天可也○三善三惡皆以語為第一可見人生造業口過居多即如篇中所載誑諸無識謗諸同學攻訐宗親訕謗聖賢形人之醜計人之私干求不遂便生咒恨見他失便說他過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怨天尤人呵風罵雨口是心非造作惡語譏毀平人毀人稱直罵神稱正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鑑猥事咒咀求直每好矜誇自咒咒他晦臘歌舞朔旦號怒對竈吟咏及哭對北惡罵如是等罪皆口過也噫昔嚴君平委曲論人以善立證仙階葛孝先與人好說好話而聞道度世為善之功亦何嘗無藉於語言人縱不能以語言作福奈何徒以口胡不勉而行之此一句總結全篇見篇中千言萬舌造業哉胡不勉而行之語到底無有別意只是要人行善也胡不二字承上文降福降禍之說而來若云人縱不願行善獨不願受福乎深訝之也勉字有警人力行之意蓋自然而然

惟善根深者方能如此世間善根深者能有幾人惟是勉強力行庶幾有得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華嚴經曰如人善美饌自餓而不食於法不力行多聞亦不是元始天尊曰我今說經止救末劫若能遵行此道則雖疑惑誹謗猶信也若不遵行此道則雖齋戒敬誦猶不信也噫三教聖人之言可謂深切著明矣○周穀城曰讀感應篇者須知六除五發之說一除自恃念凡人塵習紛擾自謂寡過不知尋常舉動少一檢點罪戾叢集豈可自恃終日乾乾自攻其惡此除之之法也二除謂避念學期主敬畏欲非畏理也畏難思退暴棄孰甚焉勿憚檢察為煩勿視約束為苦力行既久自樂此不疲矣三除因循念語云勸人須下無情口學者除舊自新亦須下無情手如理亂絲鋼刀立斷何煩猶豫乎四除好名念為善得名者增一名亦損一善俗稱善曰陰德言不是人知也可信節昭昭墮行冥冥乎五除微福念學者入道原當修身以俟命分心求効善力便減若有所求而為之將無所求而不為乎故知因善求福善福皆虛六除間斷念善念不絕與無善等古人云吉人為善惟日不足斷未中有道而自畫者也六念既除五心斯發除自恃念則發謙心除畏避念則發信心除因循念則發勇心除好名微福念則發誠心除間斷念則發不已心如此而不獲契於太上者吾未之聞也勉行者宜知之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堯

下尾集四
卷之三